

【完结】美院求学，我和同学在北京“天上人间”的日子

第一次在天涯发帖子，心里有点紧张，我不知道别人都是怎么开始的，我只想跟大家讲讲心里话，讲讲这一年来在我身边发生的事。

几个月前，我得到了一笔遗产，准确的说，是一栋小别墅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不过地点挺好，人家说虽然是二手，也能值六七百万。没想到，从此以后我也算是有钱人了，再也不用靠卖自己的脸蛋和身体讨生活。

这栋别墅，当然不是我死去的父母留给我的，也不是哪个客人给的，而是我一个好姐妹留给我的。

是的，她死了，割腕自杀死的。

听说她死了的时候，我其实并不惊讶，我很早之前就有一种预感，那个男人一定会把她逼到这条路上。顶多一年，最长不过两年。

结果，半点不差。

她跟了他不到一年，她就死了。

我看到她的时候，她端正正地躺在灵堂中间，墙正中挂着她的黑白照片，笑得很漂亮。

不过听说发现她尸体的时候，可不是这样。血淌了满满一床，人光着身子泡在血里，头发上都黏着血，眼睛竟是翻着的，一副受了冤屈死不瞑目的样子。

她临死之前，写了封挺短的遗书给我，说把她名下的这栋小别墅留给我，感谢我一直以来对她的照顾。除此之外，只有一句话：小如姐，对不起，我要先走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生不如死。

我绝对相信她这句话完全没有夸张的成分，因为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她就是那个样子一生不如死。

我只是没想到，自己会这么顺利接收它，虽然别墅在她名下，但到底是别人送给她的，我以为当初送她别墅的那个男人一定不会答应。

法律的事我不懂，当时还琢磨着是不是该找个律师好好问问。

意外的是，他什么都没说。我想，一方面是那点小钱对他也不算什么，另一方面是，他也顾不上旁的了。

发现她尸体的时候，那个男人伤心得都快疯了。听说当时抱着尸体整整哭了小半天，警察来的时候，他还在那儿哭着，怎么都拉不开。

他有权有势，他老子比他权势更大，警察也拿他没办法，等他哭够了，他们才能把尸体拖走。

我现在很难受，真的很难受。

有了这栋别墅，我卖了它就能舒舒服服过我的小日子，可我还是难受。

生命如此脆弱，死亡离我们如此之近，我曾经以为我们活着的人都该知道生命的意义，此刻才悲剧的发现，我们是命运的妓女，它把我们都嫖了。

人人都说，天涯是个好地方，可以没有顾忌的讲自己的事。因为这里没有真假，没有对错。你说真的，别人可能当假的听。你说假的，人家或许还认为是真的。

这样最好，我可以少点顾忌。

所以现在，我这个无所事事，又不愁赚钱的女人，也想来讲讲我和这个姐妹经历过的一些事，讲讲我们和那些男人的事

请大家原谅我，我不敢说出那些男人的名字，因为他们任何一个，动动小指头就能整死我，也请你们不要随便猜测故事背后的隐秘，毕竟没人想给自己找麻烦。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我之所以讲，是因为不想让那些跟她一起长眠地下，那就真的太可怜了。因此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忘却和怀念，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忘却和怀念。

我不想讲我的故事，我只想讲她的故事，但是讲出她的故事，就不得不带出我的故事，我那些不堪入目的过去就像一个溃烂的伤疤，揭开就是血肉横飞。

所以各位看客们，你们可以想象，此刻的我有多难受。

不管你们信不信，不信也好，就当一个故事听吧。只是，这个故事可能会让你们看得有点伤感

我以前是一个坐台小姐，在京城最好的一家夜总会，前几个月刚被勒令停业整顿。当时带我们的妈咪没说什么时候开业，只告诉我们回家等消息。

我不关心它是否能重新开张，反正我也不在乎了，我不想再回去了。

关于我们的场子，坊间的传言挺多的，其中有真有假，有的言过其实，有的又太轻描淡写了。反正我也不做了，我就把自己看到的，听到的一些事情告诉你们。

我说的不一定全面，因为我们看到也不是全部。这就像你在一个大公司当个小职员，你不可能知道公司所有高层的内幕，对吧。

我们坐台小姐也是如此。

废话不多说，言归正传吧。

大家都以为那地方有多好，来的都是达官显贵，政商界要人，小姐如何漂亮，素质有多高，还说连个服务生都是硕士。

真的，每次一听到这些话，我都想笑。

先说大学生吧，其实大部分是吹出来的。那些所谓的头牌，不过是些有点文化，或者是装着有文化的高级妓女罢了。

艺校美女，外国语学院的校花什么的，更是骗人的噱头。小姐自己敢吹，外面的人不明就里也跟着捧，就跟明星炒作差不多，自抬身价的把戏。

我一直觉得奇怪，这样的把戏居然唬得住人。说句实在话，小姐的话要是能信，母猪就能上树了。

总之，外面的传言实在言过其实。不过，也的确有个别的，真是大学生。那样的，大多家里是农村的，或者是偏远小城市，当地的极少，反正我呆的那段时间没遇见过。

有人说，有身份的人玩小姐，跟粗人不一样。

的确不一样，你知道不一样在哪儿吗？

粗人玩小姐会让你觉得恶心，有钱人玩小姐，会让你感到害怕。

因为很多有钱人都变态，或许平时不变态，对着小姐就变成了变态，跟狼人似的。不过人家是月圆才出来，在我们这儿，基本上喝高了就呲牙，那叫一个快。

还有人说，这里连给服务生的小费都是 500 起，有的服务生比小姐还漂亮，这个还真有。

我的那个姐妹，她就是一个服务生，说得再直接点，她是“跪”的，薪水不薄，却是这里最底层的。而我是“坐”的，比她好一点。

发帖子之前，其实我一直在想如何处理人名的问题，反正真名杀了我也不敢说。我的那个姐妹，咱们就叫她西子吧。

西子比我小一岁，二十出头，她很漂亮，我觉得自己长得就是不错的，在同组小姐里算是拔尖了。可她比我漂亮，皮肤白，身材好，属于男人一看到就想入非非的女人。

我是女人，我们一起洗澡的时候，我看到她漂亮的身子，都觉得心动，更别说是那些精

虫上脑的男人。那些男人折腾她的时候，特别喜欢咬她的乳房，掐她的大腿，常常弄得她一身都是伤，又青又紫的回来。她每次回来，都要在床上躺一整天，想想都让人觉得心寒。

除了漂亮，她身上还有一种很勾人的东西。她的睫毛很长，眼睛永远像含着一汪水，一看，就是很透亮，很干净的女孩。只是站在那里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男人一看到她水汪汪的眼睛，魂就没了。

她真的不该在那种地方，她真是一个大学生，学美术的，满肚子学问，如果不是为了学费和生活费，她不会在这种地方工作。

也是因为她漂亮，所以经理就把她安排在楼上的包厢里，专门伺候那些身份尊贵的男人。而她就是在这里，遇见了那些如狼似虎的男人。

我在风月场上混了这几年，变态的男人也听说或者亲眼看过不少，有人喜欢把小姐吊起来搞，有人喜欢在小姐乳房和后背上烫烟头，有人喜欢让小姐给他们当众口交，有的喜欢几个人把小姐带到没人的地方玩“轮jian”。

但是，从没有哪一个受辱的姐妹让我这么心疼过。

因为她不一样，她从来没有羡慕虚荣，她那时只想一心一意熬到大学毕业，拿了毕业证好好找份正经的工作，然后自力更生。

但是一旦进了这个圈子，很多事情就由不得你自己做主。说白了，谁拿小姐当人看？而大多数客人都认为，夜场里的服务生跟小姐是一样，都是鸡，基本上是有钱就能玩。

那天是周末，客人比平时少些，西子跟我在一个包厢，我坐台，她服务。

跪式服务，就是要求服务生无论进来，还是出去都要跪着，给客人斟茶，倒酒，点烟点歌也要跪着，目的是要让客人有帝王般的感受。

服务生是同一着装，裙子很短，基本上跪着的时候就能看到底裤，感觉很情色，甚至还有点卑琐。反正在这里，男人就是上帝，女人，无论你是坐的，跪的，还是躺的，都是一群玩物。

开始我不知道那天陪的到底是什么客人，反正很有来头，进门前，妈咪就嘱咐我们，屋里的客人都特牛B，让我们都聪明点，千万别得罪客人。

当时我们进去十几个人，只有六个留下了。剩下的如果没有客人翻牌，就得接着去走台。走台是很有讲究的，不亚于京剧演员的亮相，是对一个小姐的姿色和魅力的最大考验，你能碰上什么样的客人，这个客人以后会不会成为你的熟客，就在这一亮相上。

这个我就不细说了，常去夜场的男人都明白。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反正我们这些小姐那天特别温顺，让喝就喝，让唱就唱，想摸就给摸。

不过，他们开始还算规矩。有身份的男人嘛，其实比小姐还能装，装斯文，装绅士，丫就是一禽兽，也懂得起码装成一个衣冠禽兽。

他们一共六个人，有一个坐在角落里，不怎么说话，挺斯文儒雅的，但是一看就是不能惹的人物，因为他不用去应酬任何人，其他那几个人还对他毕恭毕敬。反正我当时就觉得他眼熟，但是一时没想起来是谁。

有一个人特张扬，看起来不到三十，别说，长得正经不错，鼻梁很高，眼睛又长又亮，挺帅的，不过一看就是很难相处的人。除了那个一直不怎么说话的人，其他几个年长的都捧着他，看着他的脸色说话。

我们一看就明白了，丫就是一祖宗。我们所有小姐都像捧月亮似的围着他，唱歌的唱歌，倒酒的倒酒，坐大腿的坐大腿，哄得他高高兴兴的，一来二去，大家都有点喝高了。

他们这些人也越来越放肆，手都伸到我们裙子底下摸，总之就是原形毕露了。

我陪的那个男人有点秃顶，用他的猪蹄搂着我的腰，一个劲儿地说我长得像章子怡。我笑嘻嘻地贴着他：“您还真说对了，其实章子怡就是我姐，我是她妹，我们俩是一个妈生的，小时候睡过一个被窝。”

他瞅着我乐，“那你怎么不让你姐姐罩着你点啊，在娱乐圈混不比在这儿强啊？”

我说：“强什么啊？她得陪导演睡，陪制片睡，还得陪投资商睡，人家想怎么睡，就怎么睡。我多好啊，我坐台，想出台就出台，不想出就不出，我比她自由。”

秃顶男人笑得满脸横肉乱甩，“这丫头，有点意思。”接着就把一只肥猪爪放在我大腿上，一路向上摸。别看他指头粗，但是相当有技巧，一试就知道是老手。

他看我身子发抖，肥肠嘴凑到我脖子上，时不时亲几下，还故意拿话逗我，眼神特下流。

气氛正浓着，有人说热，吵着要喝水。西子赶紧跪着给他们倒矿泉水，有个戴眼镜的男人说不够凉，她又在每个杯子里加上冰块。

本来一开始都没什么，可是她递杯子给那个祖宗的时候，他醉醺醺的忽然抓住她的手，非要她陪他喝酒。

她赶紧解释，说场子里有规定，服务生不能陪客人喝酒。

可是那祖宗特嚣张，说：“这容易，我给你们老板打个电话，让他跟你说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，简直就是不紧不慢的，绝对不是虚张声势。

我心里当时就凉了半截，这男人的背景一定不同寻常，屋子里这些人，拎出来一个都不简单，却没有一个人敢拧着他。

见西子不答应，祖宗大着舌头说：“那干脆直接点，开个价吧，一夜多少？”

西子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，一个劲儿的解释，说她是个学生，不做那个。

谁知道他抬手就是一个耳光，张嘴就骂：“少他妈跟我装，学生怎么了？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这一个耳光把我们都打懵了，谁都不敢吭气。

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可是这里不是那种小黑场子，这里也从来不缺小姐，一个不做，还有大把的美女等着被客人挑走，没必要动手啊。但是西子倒霉，偏偏遇上一个又凶又狠的，又得罪不起的。

那个祖宗又问：“成心不给面子是不是？”

她捂着脸跟他解释，不是不给面子，她真的不做，从来没做过。

我想替她说句话，可我不敢，我们谁都不敢，那祖宗喝得很醉，又霸道又嚣张，连跟他一起来的人都对西子流露出同情的目光，可就是没人敢劝他。

那个耳光打得真狠，西子半边脸都肿了，祖宗打了个酒咯，指着她的鼻子问：“再问你一次，做不做？”

我当时觉得，他这么不依不饶，并不是因为非要她陪不可，而是觉得自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人拒绝，还是被一个小小的服务生拒绝，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。

这样的人你不能当面拧着他，尤其是人多的时候。可西子到底是个学生，社会阅历太浅了，脑袋不会转弯，只知道一个劲儿的摇头。祖宗骂了一句，拿起桌上的酒杯就泼在她脸上。

我们这儿顶楼的服务生跟小姐一样，都不允许穿内衣，这样客人才方便。酒水顺着她的脸往下淌，把薄得不能再薄的工作服都弄湿了，贴在身上，勾出她又翘又白的乳房，连乳头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她被酒迷了眼睛，呛得直咳嗽，没人敢管她，她只能用手去擦脸上的酒水，可怜透了。

屋子里的男人们都在看她，我觉得那些男人用眼睛就能扒光她。

我当时就觉得苗头不太对，可是已经晚了。那个祖宗一把拉住她的胳膊，就把她拖到沙发上。

嘎！真的，我们当时都有点傻了。

这种情况以前有过一次，也是一个服务生，当时她被关在顶层的包厢里，里面四五个男人，据说来头不小，都喝得跟王八蛋似的。她那天来例假，跪在地上求他们，可那些畜牲跟打了鸡血似的，根本就拦不住。听人说开始叫得跟杀猪一样，后来就没动静了。

等那些男人走的时候，我们进去看她，她光着身子横在沙发上，人都傻了，沙发上一大片血。经理看了一眼，就让几个保安拿了一块桌布，把人一裹从后门送出去了。

听保安回来说送她去医院了，伤得很重，那里撕裂了，得动手术。她家里人一开始还闹，据说那几个人赔了她一笔钱，整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。反正在那之后，我们谁也没再见过她。

想起那件事，我心里直发慌，真怕悲剧重演。

那祖宗把西子按在沙发上，撕开她的制服，她的乳房就跳了出来。

西子当时叫得那叫一个惨，我脑子嗡的一下就乱了，很乱，很乱，心怦怦的跳，好像被侮辱的人不是她，而是我自己。

她说了什么我都记不清楚了，也不知道是气的，还是吓的，只记得她哭得很惨很惨，叫得很大声，可当时的音乐声音很大，这里的包厢隔音又好，外面绝对听不到。

祖宗一手捏西子的乳房一手扯她的内裤，一下拽到大腿上。西子又哭又叫地扑腾，两条腿乱踢乱踹，她的腿又直又长，在灯光下白得像牛奶。坐在我旁边的秃顶男人激动得直拉领带，好像恨不得自己才是扑在她身上的那个。

祖宗把她的内裤拉到脚腕上，就开始解自己腰带，一边解，一边还醉了吧唧的跟一起来的人说：“把她们都带出去，先到别的包厢等我，我完事过去找你们。”

我被那个秃顶男人拽着胳膊拉起来，西子看我要走，哭得嗓子都哑了，大声喊：“小如姐，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，你们不要走，帮我叫人来也行啊……”

我的眼泪哗就下来了，我现在都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，她太惨，太可怜了。我脑子一热，想都没想，噗通就跪了下去，一边磕头，一边说：“您饶了她吧，她真是学生，不干这个……”

我还没说几句，就被人打了一个耳光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打的。因为当时太乱了，我整个人都懵了，耳朵嗡嗡直响，就像做梦一样。然后其他几个男人就拖着我，一直把我拖到门外。门锁上了，他们转身进了旁边一间空着的包厢等那个祖宗，没再搭理我。

我当时浑身发抖，不光是害怕，还有一种冲动过后的痉挛。其他一起坐台的小姐想拉我起来，拉了好几次我才站起来。

经理走过来问怎么回事，我赶紧拉住他，哭哭啼啼地把这件事说了一遍。我当时太乱了，都有点语无伦次。

谁知道经理听我说完，一点都不着急，反而冷着脸告诉我们：“谁都别多事，里面的人你们惹不起。”

接着就安排我们去别的包厢坐台，其他小姐都听话去了。可是我哪有心思，我跟他说我被吓到了，不能去，会得罪客人。

经理看到我连手都在抖，就没让我再去坐台，不过警告我不要多事，回休息室呆着，别给自己找麻烦。

接着，经理就在我耳边说了一个人的名字，丫的，我听完彻底傻了。虽然早就知道，里面那个男人绝对不简单，但是没想到，会这么牛 B。

这么牛 B 的人，别说我一个小姐，就是老板的亲妹子在里边被他压着，估计我们老板都得把一口槽牙咬碎了忍着。

经理最后说了一句故作深沉实际上相当废话的话：“这就是京城，谁让她倒霉呢，认了吧。”

他说完就走了，我不敢留在包厢外面，再说守在那里也没用。只能回到休息室呆着，我总感到有人在叫，声音惨极了，可是除了隐约而来的嗨乐什么都听不到。

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吧，有个坐台的姐妹过来告诉我，包厢的门开了，那些人都走了。我当时愣了愣，她又说，西子没事，那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又把她给放了。

她正跟我说着，休息室的门就开了，保安把西子送回来了，她哭得眼睛都肿了，身上还穿着一件男款的西装外套。

她哭着扑进我怀里，“小如姐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是那个一直不怎么说话的男人替她说了话，那个祖宗才放过她。我那时才想起来，当时屋里十几个人都出去了，好像只有他没走。

听西子说，那个祖宗挺给他面子，西子身上的衣服也是他给披上的，还安慰了她几句。

我那天就觉得他眼熟，后来才想起来，我的确是见过他，在网上见过他的照片。别问我他是谁，我说了，我不敢说。

咱们就叫他南吧，别问我原因，就是随便取的。

我当时挺感激南的，如果不是他，西子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当然，如果我能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事，我是巴不得他出门就让车撞死，死得透透的。

西子也挺感激他，因为在我们的圈子里，别说是被人在包厢里强奸了，就是被人杀了，或者是路上被人劫了，警察也不过是走个过场，最后大部分都是不了了之。

在警察眼里，在夜场工作的女人都不自爱，基本上是死了活该。加上很多人出来干这个，用的都是化名，有的连身份证都是假的，流动性又大，所以有时候他们就是想查也无从查起。

这儿以前就有过先例，很出名的一个案子，我们这里过去一个挺红的“花魁”，听说在自己家被人杀了，案子到现在都没破。

我跟西子住在一起，我们合租了一个小屋，环境一般。她因为打工的关系，不能住在学校的宿舍。而我也乐得有人跟我分担房费，这样我就能多攒点钱。我一直琢磨着赚够了，我就不干了，回老家开个小店。

这房子冬天供暖不足，有点冷，好在房费比别的地儿实惠些，交通也还算方便。

西子身子一直挺弱，那天晚上受了点惊吓，屋子又冷，回家后就感冒了。我让她吃了药，给她灌了个热水袋，就让她躺下了。

她脱衣服的时候，我看到她乳房和脖子上有好几个牙印，又红又紫。

我当时真想掉眼泪，不单为她，那是一种物伤其类的悲哀。有钱人干什么都行，西子一直本本分分，却要被人这样糟践。

西子那天晚上睡不着，我也睡不着，我们两个就凑在一个被窝里说话。

我跟她说：“这个工作你别干了，不适合你，找点别的活吧。”

她叹着气告诉我，她做过很多工作，发传单，到酒吧买啤酒，还在别的学校做过人体模特，但是收入都不多，还不稳定，有时候连买画具的钱都不够。她如果欠学校学费，学校就不会发毕业证给她，毕不了业，她就没法找一份稳定的工作。

她不是不知道在这里打工有危险，可是她没办法，而且她也是想着这里的牌子响，有身

份的客人多少会规矩些，算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。

我对她说：“有钱人欺负人是不分地点的，尤其是像咱们这样的人。死了都没人惦记，他们就再不拿咱们当回事了。你今天躲过去了，算你运气好，下次再遇见这样的，你怎么办？”

我说这话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我老家没有兄弟姐妹，父母死了之后，亲戚都不靠边，我是个孤家寡人，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

而她的命比我还苦，她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死了，她爸爸特别不正经，天天出去风流。后来脑出血也死了，她被送到亲戚家。亲戚供她读书到高中毕业，她刚考上大学就不管她了，让她一个人在京城漂着，自己想办法赚学费和生活费，日子过得一直很艰难。

她当时一脸为难，说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我说：“要么这样吧，我去求求经理，看他能不能给你换个楼层，小费赚得少点，也比每天提心吊胆的强。”

她搂着我就哭了，“小如姐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姐，等我毕业了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”

我当时心里真的挺感动，特感动那种，感觉自己就像有个妹妹一样。

我们都是浮萍一样的女人，活在这偌大的城市里，没有家，没有亲人，没有依靠，除了彼此照应，我们还剩什么呢？

后来我去求经理，当时在他办公室，他叼着烟卷相当牛 B 地看着我说：“这件事没那么容易，这人员都是固定好的，今天你换，明天她换，那不都乱套了，我照顾得过来吗？”

我只有舔着脸求他，“哥，你就照顾照顾她吧，怪可怜的。”

他看着我乐了：“你干什么这么护着她？你们不会是搞那个吧？”

他说的搞那个，就是拉拉。我当时真想骂他，但是我不能，又死皮赖脸的求了一阵，把我这辈子学会的奉承话都用上了。

他最后终于松口了，吐着烟圈说：“其实也不是不行，就看你怎么表现了。”接着就用一双老鼠眼瞄我的胸口。

我当时就明白了，这种事在这儿太正常不过了。小姐想要坐好台，基本都要让经理免费玩一次。但是我没想到，这种事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落到我头上。

我那天穿的是一条挂脖的短裙，里面没穿内衣，解开带子就能把上半身露出来。我把手伸到脖子后面解带子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脑袋里面空空的。

真的，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好人。我是在街上遇见乞丐，都不会给一分钱的那种人。可我当时就是那么做了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都觉得自己是一时冲动，被热血冲昏头了。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，我不觉得骄傲，也不觉得可耻。

我已经这样了，多一次少一次，无所谓了。但是西子不一样，我真的想帮帮她。

他当时不想戴套，想直接那么进去，说那样爽。我说：“你要是不戴套，那我就不干了。”

说真的，他小姐玩太多了，我担心他有病。

他看我那么坚决，最后还是戴上了。他先在我胸前折腾了一阵，用手捏，用舌头舔，弄出的声音跟猪啃食似的。

我一直没什么感觉，前后搞了大概半个小时，他搂着我就射了。我从他办公桌上下来，拉上内裤，系好裙子，整了整头发。忽然觉得有些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
他用面巾纸擦了擦手，一边提裤子一边挺满意地说：“到底是‘坐’的，比‘躺’的紧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多了，就是反应差点。你是不是跟女人搞多了，对男人都没感觉了？”

MD！我当时真想抽他。

抱歉，大家，忽然觉得心里很难受，今天不想说了，心里很难受，很乱，我想整理一下情绪，我需要知道，我该如何面对过去的自己，如何把握未来的自己。

如果你们知道，请你们告诉我。。。。。。

今天上来看到好多留言，真的很惊讶，感谢那些好心人士的关心，也回答一下几位朋友的质疑。

首先说贫困生贷款，这个听西子说，她的确申请过，但是据说申请的人很多，而且门槛很高，不是每一个贫困生都能申请到。而且因为还款率太低，银行已经开始限制学校助学贷款的额度，我是听她说的，大致是这个意思，具体如何就不了解了。

其实除了助学贷款，还有贫困生补助，这个西子是有的，但是听说每年只有一两千千元，在北京这个地方，够干什么呢？

“天上人间以前老板是秦辉的时候确实挺硬的”

不是秦辉，是覃辉。

“首先天上人间 5000 的中包和 8000 总统套都在一楼，二楼基本是 3000 的小包，没有说坐二楼就更尊贵的说法”

你是哪一年离开的？07 年？08 年？你确定是这样吗？

“迟到什么的都两百起罚”

迟到不是两百，是三百，旷工两次，就不用来了。

“楼主所说的被杀害的花魁是梁海玲，确有此人，不过已经破案了，是她养的小白脸干的”

案子根本没破，场子里的很多人都知道，小白脸干的，这是坊间说法。

“当然也有找到真命天子的，有一个女同事就嫁了钻石王老五，另一个嫁了事业小有成就的老公，两个人现在都是全职太太，抛开天上人间服务员的浮华之后，她们也是温柔体贴的贤妻良母”

这个我真的没听说过，确定确有此事？如果你是钻石王老五，你会娶一个在夜场混过的女人当老婆吗？哪怕只是服务生。

至于大学生的事情，的确有，但是不是全部，很多都是自己吹的。可惜，如果场子还开的话，去玩的男士可以让小姐把学生证拿出来看看，你看她有没有本事拿出来。

就这一次吧，不想再回应这些不着边际的质疑了。就像我说的，大家就当一个故事听吧。这样我还轻松些。

其实今天一直很犹豫，再想自己还要不要接着写。我很想倾诉，因为一个人憋着太难受。但是，想到接下来要说的事情，我有点犹豫不决。

但是还是想写出来，说出来，我就轻松了，就可以面对我接下来的人生。

喜欢的，就请接着看吧，不喜欢的，就请离开。

我从不觉得自己值得同情，有时候自己都鄙视自己。

所以，不奢求大家的同情，只想倾诉，仅此而已。

在那件事发生大概一个星期吧，我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倒霉，又被那个祖宗点坐台，这次没有南。

我那天故意坐得离祖宗很远，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，总之我很害怕，怕他找我麻烦。整个晚上我都装鹌鹑，陪的那个男人穿得非常体面，还算规矩，让我陪他喝酒聊天，偶尔摸摸大腿，没做太过分的事。

好不容易熬到他们要走了，那个男人很大方，给了一千小费，然后问我愿不愿意晚上陪陪他，我说，我不出台，他也没勉强，总之挺绅士的。

我刚松了一口气，想站起来走人，谁知道那个祖宗忽然冲着我说：“喂，你先别走！”

我不敢动，又坐了回去。我以为他是要问我西子的事，心里挺害怕的，就怕他不放过她。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是要我出台，一个字都没提她。

我当时有点发蒙，我不知道他是没认出我来，还是根本就没拿上次的事当回事。心里又气又怕，又不敢得罪他，当时就想，出就出吧，就当被鬼压了。

他没带我去酒店，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别墅区，在定泗路，靠着温榆河。我当时都傻眼了，以前就听说这里住的都是海外华侨和名流政要，从来没有真正见识过，这次算是开了眼界，不过天黑，看得不是特别清楚。

我现在想想，都觉得自己跟做梦似的。别墅里面装修得特豪华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不是他的家，顶多算一“行馆”，想想也是，谁会把妓女带回家？

进了卧室，他就让我去洗澡，然后自己坐在沙发上拉领带。我进了浴室，当时特别害怕，虽然我不是什么黄花闺女，但我还是害怕，总是担心他是个变态，弄出些让人受不了的花样。

我越想越怕，洗完了澡都不敢出去，又怕惹火了他。只好硬着头皮出去，他已经脱掉了上衣，看到我出来，就让我去床上躺着。

我不敢言语，床很大，我躺在上面感觉很冷。虽然我坐台的时间不算太短，但是出台的次數五根手指都数的出来。

第一次做的时候我刚成年，还没来现在的场子，一个客人花了五千块就买走了我的初夜，血流得不多，我却疼得呼天抢地。

从那之后就不想再干了，总觉得自己心里有点阴影，所以客人给多少钱我都不出台，除非遇上特牛B，又非要我出台的客人，那就没办法了。

今天实在没办法，他这样的人我惹不起。

他脱掉裤子就上了床，让我把双腿张开。我当时有点蒙，我以为他会先让我用嘴或者是手伺候他，一般的客人都喜欢这样，很少这样硬邦邦直接办事的。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房间里的灯很亮，我当时感觉特别屈辱。但还是乖乖的张开腿，他戴上套子压上来就长驱直入，什么前戏都没做。

我疼得一激灵，他那个东西特别粗，涨得小肚子都疼。男人总以为女人那个地方伸缩力很强，多粗的都能容得下。其实不是这样，如果没有前戏，那里就没有体液润滑，进去的时候就特别疼，又涩又疼，还特别容易撕裂。

他那天喝了很多酒，仗着酒劲儿发狠干我，好像我不是妈生的。我不敢喊疼，又怕他嫌我没反应就搂着他，依依呀呀的装兴奋。

可能是年轻力壮的关系，他精力特别旺盛，换了好几个姿势还没射。

最后他让我转过去，趴在床上，很屈辱的姿势，然后抓住我的腰又从后面干起来。据说很多男人都喜欢这样的姿势，有驾驭和凌虐的快感。

他终于射出来的时候，我感觉自己的腰都快断了，小腿有点抽筋，下边火辣辣的疼。

他推开我，把套子摘下来扔进垃圾桶里，然后就进了浴室。我躺在床上好半天，才坐起来。拿床头的餐巾纸擦了擦自己，就开始找衣服穿。

没有人会留妓女过夜，我有自知之明。

我穿衣服的时候，感觉自己的手都在哆嗦，也不知道是累得还是吓的。

我穿好衣服的时候，他也洗完了，腰上只围了一条浴巾，从柜子里拿出两叠钞票扔给我。我又懵了，这一叠应该是一万，两叠就是两万。他虽然有钱，可不会这么大方吧？

接着他就说：“一万给你，另外一万给那天你替她求情那个服务生，打了她一个耳光，就当药费吧。”

我当时就明白了，这个王八蛋根本什么都记得。可是他脸上的表情竟然一点内疚的意思都没有，而是很坦然，很无所谓的样子。

真的，我一直以为我已经把男人看得够坏够无耻了，可是这一刻我依然觉得不可思议。

我看着那多出来的一叠钱，不知道拿还是不拿。这钱虽然不太多，却能解决她不少问题。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他有点不耐烦地说：“拿着钱滚吧，还想在这儿呆一辈子啊？”

钱跟尊严，到底应该选择哪一样？大多数时候，我没资格考虑这个问题。

我拿起那两叠钞票放进自己的包里，小声说了一句：“谢谢老板。”转身就想走。

他又叫住我，“等一会儿，电话给我留一个。”

“啊？”我以为我听错了。

“电话，你的手机号，听不懂？”他的眼神就像看白痴似的。

我当然明白他是要我的手机号，可是我不明白，他要我的手机号干什么？但我没敢问，用便签纸乖乖给他写下来，我才逃出那个冷得让人发抖的地方。

出门之后被风一吹，我感觉自己浑身都在哆嗦。脑袋热热的，好像做梦一样，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，不过是一场梦。

我出了别墅区却分不清东西南北，只能看到明晃晃的路灯，正好看到一辆出租车，随手招停，然后上了车就直接回家了。

现在回想起那一夜的经历，我都觉得冷，从骨头里冷出来。虽然他没做什么变态的事，但是那种轻蔑，那种不屑一顾，那种狠劲，还有他提起西子，那种满不在乎的表情，真的很让人受不了，甚至有一种无力的绝望感。

都说既然做了婊子，就别想立牌坊。但是妓女也是人，我们不偷不抢，比起那些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耀武扬威的官员们，那些仗着老子有钱有权就欺负人的富二代和官二代，我们谁更贱？

我后来把两万块钱都给西子了，服务生收入有限，她念的学校又很烧钱，她一直挺缺钱。别问我为什么，当时就是想这么做。总觉得这钱自己拿着不踏实，其实钱也没有多少。

我让她留一部分做学费，留一部分买画具，剩下的给自己买点吃的，穿的。

她平时花钱很省，吃东西也很省，平时穿的衣服都是在动物园那边淘来的，吃饭常常是一碗方便面，或者炸酱面就把自己打发了。

开始她怎么都不肯要，我跟她说，就当借你的好了，等你毕业就还给我。

西子拿着钱眼睛都红了，说从小到大，都没有人对她这么好过，以后她一定要报答我。

其实现在想想，我当时那么帮她，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吗？我当然有，就是希望以后自己有难的时候，有个人也能帮一帮我。如果哪一天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忽然消失了，有个人会为我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担心，会为我着急。起码能帮我报警，让警察知道少了我这么一号人。

但是，不是每一个人我都敢托付。在风月场上混得久了，我基本上就不相信一切活的东西。

就拿场子里的这些小姐说吧，我们每天伺候男人，被男人欺负，自己也在勾心斗角，有时候甚至斗得你死活我。

妈咪拿我们当摇钱树，经理当我们是他后院养的鸡，除了几个头牌他们不敢欺负，其余的小姐要想在这好好混下去，都得被他们扒层皮。你要是不孝敬他们，不服从他们，他们就能合起火来，往死里整你，常常是杀人不见血。

就算你不出错，但是如果碰上狠点的妈咪，你自己又不太聪明的话，一样中招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很恶俗，真的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更像是一个陷阱。

但是实际上，这样的事在我们那儿还真是不少。

混过夜场的女人，能不能嫁给钻石王老五我不知道。我从来没听说过，也没遇见过。

但是，被包养的却的真有不少。

只是，我真的真的没想到，这种事竟然会发生在西子身上。

而且是那样残忍的方式。

现在想想，觉得自己当时特傻 B，以为一切都过去了。没想到，那事过了一个月之后，有一天我下午逛街回来。

看到一辆轿车停在我们家楼下，有两个人站在车旁边说话，竟然是西子和南。

南好像在跟她说什么，她一直低着头，两个人说了一会话，南就离开了。

我回到家就问她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跟他一起回来了？”

西子这才告诉我，其实他已经去学校找她好几次了，每次都只是请她吃饭，很温和，也很规矩。她开始也觉得不妥，就拒绝了几次，谁知道他竟然越挫越勇。因为他救过她，她不好一直拒绝他。加上考虑到他的身份，她也不敢得罪他，所以今天就跟他吃了一顿饭。

我有点担心的问：“他就是请你吃饭？没提其他要求？”

西子摇摇头，可我看她的表情就知道，其实她也担心。西子很怕同学知道她在夜总会工作，怕大家瞧不起她。

可我更担心，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一个男人，尤其是像南这样的男人，不会毫无目的在一个女人身上浪费时间。

刚开始一切都挺正常，南每隔两三天就去找西子，然后带她出去吃饭，接着就送她回家，对她的态度普普通通，没做任何过分的事。有时会送她一些小礼物，都是一些女孩子喜欢的小东西，很精致，价钱又不太贵，让人没法拒绝。

坦白说，当时我还真有点羡慕她，甚至有点嫉妒她，有种她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感觉。

所以慢慢的，我也就不担心她了。还是一样，晚上上班，白天睡觉，睡够了就爬起来吃饭，有时候去逛逛街，上上网，混到晚上接着去上班。

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女人，日子是过一天算一天。

我很少去想未来会怎么样，只想每天怎么能在那些男人身上多赚些小费，还能少让他们揩些油。

我虽然不出台，但是好在会办事，会看客人眼色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会装，懂得根据客人的喜好扮演各种角色。

有一次有个 50 多岁挺着啤酒肚的客人，说我长得特别像他的女儿，尤其是笑的时候，

我搂着他的脖子喊老爸，哄得他乐呵呵的。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他捏我的胸，掐我的大腿。

在这个场子呆久了，就知道所谓的“京城四少”算个屁。不过是几个被老百姓拿来娱乐的暴发户二世祖，以为顶了“富二代”的光环，泡了几个女明星搞些绯闻就有多了不起。

真正的名流公子，特牛的阶层，都有自己交往的小圈子，一般人进不去，更别说让老百姓拿自己床上那点烂事嚼舌根。

就像南和祖宗，谁敢拿他们说事？记者也好，警察也好，都知道什么叫做特权，什么叫规避。

当然，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。其实“富二代”不可恨，人家不偷不抢，就是命比你好。

但是没啥本事又喜欢出来装B的“富二代”，那就是相当的可恨。

那样的来场子里玩，基本上就是我们小姐的肥羊，姐妹们一个个软刀子磨得那叫一个快！一个包厢下来，光酒水的提成就赚得荷包鼓鼓的，他们呼来喝去，感觉自己特有面子，却不知道我们都在背后骂他们傻B。他们瞧不起我们，我们一样瞧不起他们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很让人难受，却让我终于明白，什么叫做暴风雨前的平静，还有就是会咬人的狗，是不会叫的。

总之忽然有一天，一切都变了，而就是那场变故，改变了西子的一生。

我记得那天是周四，西子没来上班，她头一次旷工。我以为她身体不舒服，也没往心里去。可是等我下班回家的时候，西子竟然还没回来。

我发觉有点不对了，就打她的手机，可怎么都打不通，手机一直关机。我心里更慌了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

迷迷糊糊躺在床上，睡也不踏实。大约七八点钟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一看是西子打来的，就赶紧接起来，冲着手机就喊：“西子，你在哪儿呢？怎么一夜没回来啊？你都快急死我了。”

谁知道讲电话的竟然是个男的，“小如吗？西子在我儿，你过来看看她吧。”

我当时就懵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谁啊？西子怎么在你那儿？”

他说了个名字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，出事了。

我按着他说的地址，赶到一个别墅区，付钱的时候，司机还跟我扯皮，“这别墅区够牛的啊，您家住这儿？”

我当时特别着急，只顾低头翻钱包，点头说：“是……啊，不是，我一个朋友住这儿。”

他马上流露出一不屑的眼神，好像在说，你朋友这么有钱，你怎么穿得这么寒酸？

大爷的！这年头，人的眼睛怎么都跟明镜似的，连个出租车司机都狗眼看人低，还让人活了？

我交钱下车，按门铃的时候，气就消了。想想有什么好气的，我自己不也是那个德行？

见到南的时候，他正在客厅坐着抽烟，一副深沉样。我看到他脸上有三道抓痕，平行的，很细，不仔细看都看不到。

我心里发慌，可还抱着一丝幻想。

南看到我来了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小如，西子在卧室里，你帮我劝劝她吧。”

幻想碎了！

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的情景，我噤噤地跑上楼，傻呼呼地站在门口，我的心跳得飞快，可我不敢进去，就像前面有一张血盆大口等着我。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我深吸几口气，在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。可等我推开门的时候，还是吓了一跳。

屋子里就像一个犯罪现场，床上一大滩血，西子身上什么都没穿，头发乱得像女鬼，弓着身子缩在床角，手里还握着一块碎玻璃。

我冲过去，夺下她手里的东西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而西子看到我先是一愣，然后光着身子扑进我怀里，边哭边说：“小如姐，你总算来了，你快带我回家吧……”

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，就是很努力很努力地想做好一件事情，想保护一样东西，结果却发现，原来这个世上不是你肯努力就一定会做好，不是你想保护谁她就一定不会受到伤害。

那是一种绝望，无力的绝望。

西子抱着我哭得死去活来，抽抽噎噎地跟我说，南昨天晚上假装喝醉了，连哄带骗把她弄到这里，刚进屋就原形毕露了。她开始拼命挣扎，可是他力气太大了。她疼得死去活来，又哭又闹地求他，可是他不但不管她，还变着花样折腾她。她当时死的心都有了，最后连哭都没力气了，只想着快点熬过去。可这个人面兽心的王八蛋，折腾了她一夜，竟然还不让她走。

西子又气又恨，摔碎了台灯，捡了一片碎玻璃就顶在自己的脖子上，说他要是再不让她走，她就死在这儿。

南有点害怕了，又不想就这么放西子回去，就拿着她的手机给我打了电话。

西子说完搂着我又哭起来，嘴里一直说害怕，让我带她回家。可是我知道，南让我来，就是不想让她回去。

我是个胆小的人，真的，就算曾经有过那么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，也早被现实磨没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刻，我心里竟然涌出了一种类似勇敢的东西。

我说：“别怕，西子，咱们回家。”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都是历历在目，心里很难受。

我知道，很多人不相信，这个世界有这么不公平的事，不相信，有钱人会强暴女大学生。

但是，我想对你们说的是，阳光下的一切都很美好，可是阳光的背后有无数的暗影。

我们就是活在暗影中的女人，比起其他那些混迹夜场的女人，西子是不幸的，或者说，她去错了地方。

可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

我很难过，抱歉，各位，今天不想说了。

还是那句话，就当一个故事看吧，这样我们都好。

我就当一个故事讲吧，这样我会更从容些。

那些善良的人们，谢谢你们给我和西子的祝福，好人一生平安，祝愿你们幸福。

我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才把今天的回复帖子都看完，我真的没想到，会引来这么多的关注。

这让我有些紧张，最开始我只想找个地方倾诉，仅此而已。

但是没想到，会引来这么多的猜想。

很多朋友在天涯给我发了短消息，有人关心，有人轻蔑，有人调戏，抱歉，我不一一回应了。

关心我，祝福我的朋友，你们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。

轻蔑我，挑逗我的朋友，我可以理解，你们对我们这种女人的蔑视和好奇。

之所以不一一回应，是因为我只想找个地方倾诉，而不想给自己带来太多的麻烦，希望

大家能够理解。

质疑的，猜测的，我说过了，不再一一回应了。

大家就当个故事听吧，我说过，这样我会轻松一些，会从容一些，没那么多的顾虑。

抱歉，很多人名，地名，细节我不能详细交代，原因是什么，大家清楚。

还是那句话，喜欢的，就请默默地看，不喜欢的，就请无视好了。

我只想把它写完，把心中的郁结倾诉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。

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，就是想倾诉什么，却无处倾诉的感觉。

可是一旦倾诉开始，就不想停下来。

说过，痛过，哭过，笑过，才有释然过去。

那天西子真的很惨，内裤被南撕坏了，凑合一下还能穿。胸罩带子的接头断了，没法穿了。我找到她的裙子，让她直接套上，然后把自己的大衣披在她身上。

她手上的口子不是特别深，我拿条手绢给她包了一下，西子这时才觉出疼来。

我扶着她走出那间可怕的卧室，扶着她下楼，看到坐在外面的南，他很深沉地看着我们。我感到西子在发抖，从骨子里冷出来的发抖。

我也在发抖，气得发抖，可是我的声音却特别的镇定，我对南说：“西子的手受了伤，我们现在要去医院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。”

南看着我们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那就一起去吧，你们两个女人总归不方便。”

西子握着我的手筛糠似的，似乎马上就要爆发了。

我狠狠地回握了她一下，这个傻丫头，报警也好，报什么也好，你得先走出去才能从长计议，是不是？

我对南说：“不是大伤，还是我们自己去吧，你也不想把西子逼得太紧，是不是？我答应你，等她安静了，我一定好好劝劝她。”

南看着我，又看看西子，默默点了点头。

我松了一口气，就在我们转身的时候，南又说：“小如，如果你真的替西子着想，就不要怂恿她报警。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，你们是什么身份，我是什么身份，你报了也没用。这事要是捅出去，你们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。你们是聪明人，自己掂掇吧。”

如果我手上有把枪，我想我一定会毙了他！可惜我没有，只有一个跟我一样无依无靠的女孩，我得照顾她。

西子听了这话，气得嘴唇都在哆嗦。我又狠狠握了她一下，拖着她走了。

上了出租车，我就问她：“你告不告他？你要是说告，咱们就去告，管他是天王老子，还是地狱阎王。咱们豁出去了！”

西子浑身一抖，沉默了，没再说一个字。

我们在医院给她的手消了毒，医生说不是很深，不用缝针，但是为了避免感染还是给她包上了，还开了一些消炎药给她。

我拿药回来的时候，看到西子一个人缩在走廊的椅子上，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她看起来那么小，只有那么小小的一团，而四周的世界太大了，也太空了。

回到家后，西子说她要洗澡，问我能不能帮她烧点热水。

我当时愣了一下，说：“西子，你想好了？这一洗，就都冲干净了，可就什么证据都没

了。”

西子眼睛一下就红了，哽咽着说：“我知道，可是小如姐，我自己倒霉就算了，我不能连累你啊。再说就算我们去告，这官司也打不赢。他都计划好的，这几天总是去接我，我的同学都把他当成我的男朋友了。而且我是什么身份，说他强暴我，谁信呢？他说得对，胳膊拗不过大腿，我认了……”

我没再说什么，西子也没再说什么。我默默地烧水，给她倒进澡盆里，看着她脱光衣服坐进去，一点一点把自己洗干净。

我看见她从头到尾都在哭，眼泪一直就没停，却哭得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西子洗完澡，我用毛巾帮她擦干净，她身上有几个块又青又紫，不是撞的，就是擦伤的。

我们都以为人就是人，人不是畜牲。但其实有时候，人连畜牲都不如。

我给西子找出我以前吃剩下的避孕药，事后用的那种，她吃完药之后，我问她饿不饿？想不想吃点什么？

西子摇了摇头，躺在床上闭上眼睛。

我放下水杯，看到窗外路灯亮了，当时就在想，这个城市的夜晚怎么总是来得这么快呢？

那天我们都没上班，我出屋，打电话给主管请了假。

当时心里憋得慌，不想回屋，就在外面转悠。谁知道，没多久就接了一个电话，一看，生号？我接起来，祖宗的声音相当清晰而霸道地传出来，“你过来，马上！”

偏偏是今天，他可真是祖宗。

我打车，来到上次来的那个别墅，按门铃的时候，心里还在打鼓，一直琢磨着祖宗要我来，到底要干什么？

他穿着浴衣来开门，有点像日本和服的那种，看到我，向里努了努嘴巴，意思是让我进去，也不搭理我就自己进屋了。我愣了一下，跟着走进去。

别墅里有个小型吧台，他打开酒柜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指指楼梯：“上去洗澡。”

“啊？”我估计我嘴张得都有鸡蛋那么大。

“听不懂？你到底吃什么长大的？”

这就是有钱有权的少爷，霸道的跟王八蛋似的。

我那天心情特别不好，可我只能忍着。不忍又能怎么样？我钱没他多，权没他大，爹没他牛，我又打不过他。别说是骂我，他就是拿脚丫子踹我的心窝子，我也得忍着。

我不敢吭气，灰溜溜地上楼，进浴室洗了一个澡，出来的时候，祖宗已经坐在外边了。

我以为他又会上次那样，直接让我上去躺着。谁知道，他那天竟然很有兴趣地问：“会玩冰火吗？”

“会……”我小声说，就是技术含量差点。我毕竟是“坐”的，没那么多实践经验。

他指了指桌上的冰桶和茶杯，特祖宗地说：“那来吧。”

这个男人很干净，这是我那天的第一感受。一般男人那里都有股腥膻气，可是他没有，只有淡淡的薄荷沐浴露味道，让我稍微好过一点。

他坐在床边，我只能弓着身子跪在地毯上伺候他，先含着冰水抽动了一会儿，趁着水没变温，再换成热水，据说高手能做到一滴水都不漏出来，舌头还能来回转，把客人弄得特舒服。

我做不到，所以水顺着我的嘴角不断流出来。这样反复几个来回，他越来越激动，最后

干脆站起来揪着我的头发，自己激烈地前后抽动。

他射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嘴都有点麻了。当时他揪着我的头发，我躲不及，他的那个东西全都进了我嘴里。

一阵无法忍受的恶心，我想都没想就推开他，冲进浴室，跟冲水马桶做了最亲密的接触。

那次一整天都没吃东西，我差点把胆汁都吐出来了。

当时感觉特悲伤，我悲伤不是因为被一个男人这样玩我，不是因为西子被人强暴了，不是因为吐完之后还要被一个我无比厌恶又无比害怕的男人接着玩。

到底为什么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

只是想哭，我真的哭了，蹲在那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当时只有一个想法——我不想做了，我想回家。

去他妈的京城！去他妈的祖宗！我不干了还不行吗？我就是回家卖白菜，也比在这儿遭这份罪强啊！

我在这儿干什么啊？被人这么折腾！

有钱有势就了不起吗？你们是人，我们就不是人吗？

我那天脑子很乱，乱急了，好像把自己积攒了几年的情绪都爆发出来了。一个人躲在浴室里，哭得昏天黑地的，连祖宗进来了我都不知道。

他拽着我的头发，把我拖到蓬头下面，水哗的就冲下来了，猛急了，呛得我直咳嗽。水把我冲得很干净，也把我冲懵了，脑子都变成了浆糊。

模模糊糊地我记得祖宗把我压在浴室的玻璃壁上，那个东西硬硬地顶着，我忘了自己当时说了什么，只记得好像狠狠踢了他一脚。

这个王八蛋，伸手就打了我一个耳光，然后狠狠干了我。

我说的干，是真正意义的干，完全被动的那种。我开始还象征性的挣扎几下，后来就不动了。只是一个劲儿地哭，不是很大声的哭，而是默默掉眼泪的那种哭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很多细节都记不清楚了，就像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样，就像做梦一样，就像在另一个世界。

当时整个人都哭糊涂了，身子在地上，灵魂却在天上。只记得自己一直在哭，那天晚上，我好像把这二十多年来没流的眼泪都流尽了。

那次祖宗给了我四万，我不知道他这账是怎么算的。按着他的脾气，打个耳光就给一万，那其余三万怎么算？一次一万？

揣着钱回家的道上，我看着车窗外向后跑过去的高楼大厦，当时心里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出租车司机开着收音机，一首老掉牙的歌。

“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织网的恶魔。破碎的，燕尾蝶，还做最后的美梦……”

“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天使的诱惑。让我做，燕尾蝶，拥抱最后的美梦……”

这两句歌词，到现在都记得。我当时的表现特矫情，我都鄙视我自己，我TM听哭了。

我回家的时候已经中午了，一进屋没看到西子，当时真有点紧张，怕她干傻事。后来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，她说她退烧了，上课去了，让我别担心。

我一直觉得西子是个挺坚强的女孩，现在还是这么认为。她当时既没有寻死觅活，也没有呼天抢地，更没有破罐破摔，比起我当初入行的时候，那副死不了活不起来的熊样，真是强多了。

她只是沉默，一种无奈的悲哀的沉默，一种本分的认命的沉默，沉默得让人心里发毛。

呵呵，我很同意有些朋友的说法，的确，我不值得同情。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生活有很多条出路，可是，当时年轻不明白啊，总觉得自己走的捷径，挣钱而已。

这个世界是笑贫不笑娼的，看着眼前的花花世界，陪男人喝几杯酒，说几句话，就能挣到花花绿绿的钞票。

可这就像一个无底深渊，进去了，就很难出来。

其实在那种地方，真正只坐台，不出台的小姐，很少很少。

就像某些朋友说的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呢。

现在明白了，后悔了，可是，我追不回过去的时间，也追不回自己的青春了。

我不祈求大家的同情，那部分记忆，就像一个永远都不会好的伤疤，现在我自己挑开它，把脓血放出来。

虽然痛，但是再大的伤痛也有平复的一天。可是我将伤口隐藏起来，它或许永远都不会好。

作者：老王的源儿 回复日期：2011-02-16 21:07:28

底子是真的，但楼主明显有些夸张的地方。其实有句话说对了，越有钱的人越低调的。场子里也没有夸张，跪着服务的是公主，而那些打人的的确不真实，有些夸张的成分。这种有权有钱的男人不会这么直接，只会先要电话，私下联系。不会那么明目张胆，官场里的人虽然喜欢玩场子，但他们更害怕被人知道他们玩场子。

祖宗不是官，京城的官是不去我们那儿的，因为太有名了。除非是外省的，去了的确很低调，就是怕被人认出来。

祖宗属于“官二代”，京城的官二代，据说在国外呆过，那段时间刚回国。

在我们那儿，喝醉了打人的的确很少，所以那天我们都有点发蒙。

但就是倒霉，一千里有一个，被西子碰上了。

而就是这场变故，让我和西子的整个人生都变了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谢谢大家的关心，今天不想再说了，虽然写的很少，却是自己最不堪最痛的那一部分，有种精疲力尽的感觉。

还是那句话，感谢那些祝福我和西子的朋友们，你们的善心在这个寒冷的冬夜给了我极大的安慰。

也感谢那些讽刺我的朋友，你们刀子似的言语字字刺心，让我更深刻的面对那些曾经犯下的错误。

感谢那些跟我同龄的朋友，如果你青春年少，貌似如花，请一定记住，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，不要迷了眼睛。

那些不相信的朋友，又不愿离开的朋友，就像我说的，就当故事听吧。这样我才觉得安全，否则，我真的写不下去了。

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我写的好，我刚才在天涯看了一下，像我这样的有很多。

我写自己的事而已，感觉就像上学的时候写日记一样。还是那句话，我只是讲讲自己的故事，你说是真的，那就是真的。你说假的，那就是假的。

我不在意，你们觉得是假的，那就当个故事听好了，这样其实挺好，你觉得痛快，我觉得自在，。

我只是想写出来，想把那段经历倾诉出来，这段时间我一直都睡不好，心里反反复复都是过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。

老庄个人微信：BAJIUGUIYI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不说出来它就一辈子跟着我，说出来的话，虽然疼，比揭开伤疤还疼，可是我却可以解脱了。

这几天很多人给我发了消息，还有很多朋友希望加我好友。

抱歉，我知道那些朋友是出于好意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单独的跟你们对话，或者是有联系。

这算是出于对自己的保护吧，我之前说了，混过夜场的女人，很难相信任何人。我这辈子也只有西子一个好朋友，所以，只能对你们说声抱歉了。

还有人说自己是导演，是编剧，是出版商，问我有没有意思把自己的故事写成剧本，出版成小说。

对不起，这样的朋友，我不管你们是真是假，我都没兴趣。我不想出书，也不想拍电影。而且，这些事情我在这里说说就算了，你们觉得可以把这些暴露在大众面前吗？

不多说了，言归正传吧。

那天之后，西子依旧晚上上班，白天上课，那件事绝口不提。看她这样，我是既担心又害怕。我知道南没再去场子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学校找过她。

西子表面上看着没什么，但是我知道，她变了，变得不会哭，也不会笑了，像个木头一样，掐她一下都不哎呦一下。

这件事对西子打击很大，或许你们觉得她矫情，进了夜场就该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

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解释一下了，在场子里小姐洁身自好纯属瞎扯，但是服务员，如果你扛得起诱惑的话，其实是可以的。手脚麻利点，笑容甜点，会看些眼色，有钱的客人还是愿意多给小费。

也不是每个来的有权有势的官二代，都像祖宗那样霸道，但是偏偏就让西子赶上了，也正是因为那场意外，我才跟这个人掺和到了一起。

当然，那都是后来发生的事。只是大家不要幻想这里会有什么爱情故事，真的，后面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很恶俗很狗血。

西子是真的很可怜，我不否认，开始她或许有些侥幸心理，觉得在这里赚得多些。这里是北京城，花花世界，谁不想多赚点钱？

但是后来她走上那条路，则完全是被动的，或者说，是她根本控制不了的。她是被那个男人一步一步推到了那个境地，如果这里面有百分之一的爱情幻想的话，我还能觉得好过些，可惜没有。

所以我觉得她可怜，但我从不可怜我自己，就像有的朋友说的，路都是自己选的，没人对不起你。

其实现在想想，那段时间多亏她坚强，她要是跟我天天哭丧着脸，我还真有点顾不上她，因为我自己也惹了一身麻烦。

那段时间经理找过我几次，想干那个事，我没答应，这孙子就三天两头儿找我毛病，挑三拣四，不是嫌我动作太慢，就是嫌我酒水叫得太少，再不就说我妆画得难看像死人脸。

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我们的妈咪特懂事，一看这样，干脆走台都不带着我了，客人翻牌就说我没到，把我晒在二楼的冷板凳上，一晒就是半个月。

当时想想挺没劲的，妈咪那儿我没少孝敬，为了能让她多照顾点，是个节我都塞她红包。我赚点钱也不容易，虽然这里客人小费给的高，可我到底是“坐”的，跟她们“躺”的没法比。

现在想想，到头来也不过是这样的结果，遇见个坎她就拿我去填坑儿，估计还填的美滋

滋的。

我们这行主要的收入就是客人给的小费和酒水提成，坐不了台，就赚不到钱。

我知道他想干什么，所以那段时间我特温顺，不吵不闹。不是因为心里有谱，而是因为我很累，累得不想去周旋，不想去迎奉，我只想喘口气，再想下面的事儿。

可是我们这样的人，总是被命运推着走，不是你想干什么，就能干什么。

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到底是继续坐我的冷板凳，还是主动献身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妈咪告诉我，有客人点我坐台，让我赶紧出去。

竟然自动解封了，真是奇迹了。

我乐得屁颠屁颠跟着去了，进屋之后我才知道，原来点我的不是别人，是祖宗。

接下来的事就跟平常一样，唱歌，喝酒，完事之后被他带出台。

还是那个地方，还是那样的方式，只是没再让我 KJ，不再细说了，省得有人真当黄色小说看了。

只是我当时弄不明白，他总是找我干什么，我长得算是不错的，但是场子里的出类拔萃的美人多了去了。

比我懂事的，技术好的也比比皆是。但是当时不敢问，他也没说。

还是跟上次一样，他发泄完，甩了钱就让我滚蛋。我什么也不多想，拿了钱就走人了。

后来祖宗曾经说过，他最待见我的地方，就是我本分，有自知之明。

这个我绝对认同，我这样的人要是还想入非非，那就太悲剧了。而事实上，像我这样的人想入非非的还真不少，但是一般没什么好下场。

没人会对妓女认真，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男人拿我们当什么呢？说句文艺点的话，一双玉臂千人枕，半点朱唇万人尝。

妓女的真爱只能在磨磨唧唧的小说中，在傻啦吧唧的电视剧中，现实中，谁谈爱情，谁就是傻到家了。

所以我不求，从来不求，不能求，不敢求。求了，我就活不了了。

我那段时间一直忙乎我自己这点烂事，也没太管西子。其实西子也不用我管，工作，学习，生活一切都正常。

这丫头太沉默，太能忍了，所以我压根不知道，那段时间她到底遇到了什么事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下午泡网吧回来，西子在床上躺着，看着就很疲惫很难受的样子。

我问她是不是病了，可是西子没搭理我，我觉得不太对劲，就过去摸她的脸，谁知道一摸，满手都是湿的。

我当时就急了，转过她的身子问：“西子，你怎么了？”

西子坐起来一把搂住我的脖子，哭哭啼啼地说：“小如姐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”

我想都没想就冲口而出，“那王八蛋又搞你？”

西子搂着我只是哭，我看她的样子就明白了，气得我破口大骂：“妈的！咱们当初就该告他，就不该便宜了他。”

西子哭着跟我说：“小如姐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快被他逼疯了，可我没办法，我被他拍下来了。”

我当时懵了，被他拍下来了？啥意思？他拍下什么了？

西子这才告诉我，原来在南强暴她的那天晚上，那个畜牲用手机拍下了她的裸照。

我当时一听，脑子嗡的就乱了。拍裸照！他以为他是陈冠希啊！

我抓着西子就喊：“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！你 TM 傻啊！”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后来西子含着眼泪对我说了一段话，让我彻底没动静了。

“小如姐，我跟你说了有什么用呢？那些照片如果放到网上，别说是毕业，我连人都不用做了。他说，等他腻味了他就会放了我，所以我一直都忍着，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腻味。是我太天真了，我总以为我靠自己就能活出个人样。可我今天才知道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……”

不是那么回事？那到底应该怎么回事？

那一刻，我发觉我糊涂了，我看不到未来的方向，不知道什么该坚守什么。

我一直以为，只要西子忘掉过去，她可以重新开始。事实证明，我错了。

我一直以为，西子不会走上很多陷进夜场的女孩子会走的道路，可是事实证明，我好像又错了。

祖宗曾说经过，我跟别的女人有点不一样，我不会拿无知当个性。

因为在他眼里，这世上的自由都是由金钱和权力来的。如果一个人没钱没势，还跟全世界的人要尊严，要自由，那就是一无知的傻B。

我承认，所以我认了，我比西子更认命。

西子那段时间开始很憔悴，然后就是淡然，只是我不知道她是真的淡然，还是装淡然来安慰我。不过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，南倒是对她越来越好。

或许是西子比以前乖了，拿我的话来说，就是西子开始认命了。

我看着那时的她，就想起了当初的自己。也曾挣扎过，傻啦吧唧的恨不得跟全世界的人搏命，可是，这个世界会教给你什么是温驯，也会让你变得越来越温驯。

这是相当恶俗的戏码，估计如果我坐在你旁边跟你说这些，你都得拿吐沫啐我，我不敢说这是我们的无奈，却是我们的结果。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后来，西子就辞掉了场子里的工作，我一直没问她，是南的意思，还是她自己不想干了。问了也没意义，她也不怎么回来住了，但是房租她依旧付一半。

所以那段时间是我最黯淡，最孤独的时光。除了西子，我没有一个真正知心的朋友，也不敢跟任何人交心。

我白天上午闷在家里睡觉，下午睡够了就去逛街或者泡网吧，晚上仔细化妆卖力工作，日子还是一样过，就是孤独。

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下班回来，看着空荡荡的，忽然会涌起一种特矫情，特小资的情绪，我管它叫忧伤。

我每天就在这种现在想起来，都让我特瞧不起自己的忧伤情绪中泡着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忽然发生了一件事，而正是那件事，决定了后面发生的很多事。

说起那天，我可真不愿意回忆，掐指头算算，那天可以算是我人生十大最糟糕的夜晚之首。

那天下午闲得没事，又一个人去泡网吧，我的网名叫“红色妖娆”，只要我一上线，找我的陌生男士特多。找了一个说话不太俗的，胡扯了一下午，他叫我“甜心”，我叫他“宝贝”，弄得跟老夫老妻似的。

最后“宝贝”对我说：“甜心啊，咱们来网上做爱吧，你叫我J老公，我叫你S老婆，怎么样啊？”

大爷！怎么是个男人都这德行？拉黑，愤然下网！

回家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街上走着，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，当时心里特忧伤。看着他们，再看看我自己，总想把自己藏起来，我觉得自己不干净。

快到家的时候手机响了，我看了一眼号码，无语问苍天。祖宗！消失了快一个月了，我

老庄个人微信：BAJIUGUIYI

都以为他早把我忘了。

“你过来，我刚下飞机。”

接着我就说了一句相当傻 B，基本上就是自取其辱的话。

“不太好吧，我还得上班呢？”

祖宗冷笑一声：“三倍价钱，过来吧。”

这两句话，我 TM 到现在都记得。

其实我一直觉得奇怪，像祖宗这样的人，怎么不养几个情妇，像什么大学生啊，小明星之类的，想吃就吃呗，多干净多方便啊。

当时祖宗说了一句话，我一直都没忘。他说：“养情妇还不如养条狗。我死了，狗还知道叫几声，情妇早就拎包跑了，临走不定还得啐我一口。我不是傻 B！”

我在心里说，你能摸狗的咪咪？再说，你自己又是什么德行？你不尊重别人，还指望别人尊重你？

我那天到他儿的时候，他正在吃饭，就他自己，看我来了居然还问了一句：“你吃了吗？没吃坐下一块儿吃吧。”

我当时有点蒙，在坐与不坐之间犹豫不决。

其实当时很饿，我吃东西向来不靠谱，基本上是饿就吃，不饿就不吃。那天祖宗好像有点累，眼神柔和，不像平时那么吓人，也没那么讨厌。

我就被他糊弄住了，还真坐下了。

桌上摆的吃的出乎意料的简单，一看就是中式快餐店的菜和白米饭，估计是外面快餐店送来的。

我那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二，我一直以为向祖宗这样的人就该天天山珍海味，顿顿燕鲍翅肚，原来不是。起码我眼前这个，这会儿吃的东西就挺大众，挺亲民的。

也是因为饭菜简单，反而让我觉得自在点。他要是给我个龙虾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扒呢。

吃饭的时候，祖宗忽然问我，有没有看过电影首映？说别人送他两张票，他懒得去，我要是喜欢就给我。

他说的是当时炒得挺热的一部戏，国内相当牛的一玉女花旦主演的，其实我也不喜欢看什么首映，我不是追星族，对明星没兴趣。

但是人家面子给你了，你就得接着。

所以我摆出一副很花痴的表情说：“啊，就是 xxx 主演的那部戏吗？我很喜欢她，她身材很棒，我早就想看了……”

祖宗瞥我一眼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胸是假的，下巴是削的，脱光了还不如你。”

我差点噎死。

我说他怎么不愿意去呢，原来人家脱光的样子他都见过了，审美疲劳了。

我那天不知道怎么了，胆儿特大，或许是他那天看着没那么凶，或许是我太久没跟人说句像样的话了，又有很多东西憋在心里，特有交流的欲望。

我问他一个相当白痴的问题：“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找我？”

祖宗翻了一个白眼，他的表情仿佛在对我说，有比你更白痴的吗？

但是，他后来还是回答了我的问题，只是不在那天，在很久之后。

他说，因为我仗义。他没想到干我们这行的，还有为别人出头的时候，让他觉得有点好玩。

是啊，的确好玩，所以他就来玩我了。

饭吃完了，我主动收拾，其实也没怎么收拾，饭盒直接扔掉，擦擦桌子就成。

我正在拾掇，祖宗不知为什么，忽然跟我说：“我前些日子在 XX 俱乐部，看到你那个朋友，跟南在一起。南那人在我们圈子里风评不太好，尤其是那方面，你要是跟她关系还不错，就给她提个醒儿。”

我一下就愣住了，风评不太好？尤其是那方面？啥意思？

我下意识觉得不是什么好事，可还没等我问，祖宗就不搭理我了，伸伸胳膊上楼去了。

我心里乱七八糟，有点惦记西子，忽然想起来，她已经好几天没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不会真出事了吧？

我进卧室的时候，还在想着这档子事。可是进去之后，就由不得我想了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，估计大家看了，都会看不起我，这是我心里最难受的一块疤痕。

写之前，犹豫了再三，因为我知道，写出来之后，一定有人会骂的很难听。

骂就骂吧，我只能说，每个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。

而我，就在那个时候，自以为是的，干了一件非常非常愚蠢的事。

祖宗那晚很有兴致，所谓的有兴致是，他竟然跟我做起前戏来了。

卧室里只点了一盏壁灯，我一进屋他就猴急地把我按床上，吻我的脖子，舔我的耳垂，用牙齿咬掉我的胸罩带子，我受不了这样的气氛，我有点乱了，傻乎乎的说：“我还没洗澡。”

我一直觉得祖宗可能有点洁癖，尽管我在家天天洗澡，但是每次来这儿跟他上床前，他都会让我滚到浴室再涮一次。

可是他那天竟然喘着粗气说：“不用了，我现在就要。”

那天我们都乱了，过程如何，不详诉，以免被人 YY。只是干那事的时候，我一直抓着他的背，我们都很激动。

然后在混乱中，我记得，他吻了我，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。

这是他第一次跟我干那事的时候吻我。这也是我第一次感觉自己不是被男人干，而是在跟一个男人做爱，真正的做爱。

我知道这种想法愚蠢透了，可是当时一点都不觉得。或许是气氛太多了，或许是什么，总之，我糊涂了。

可就在这时候，他忽然离开我的嘴，来到我耳边命令我：“叫！叫给我听！”

就是这一句话，之后什么都不对了。

那句话如同一盆凉水当头泼下来，我乱七八糟的脑袋一下就清醒了，我在干什么？他又在干什么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

那句话，在这一刻清清楚楚地提醒着我：他在嫖我，而我在被他嫖。我们是嫖客和妓女，也只能是嫖客和妓女。

我整个人都冷了，整个世界都空了。我很想停下来，很想很想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厌恶，我不知道我是厌恶他，还是厌恶我自己。

可是祖宗不会停，他还热着呢。他也没注意到我的变化，或许他根本就不在乎。今天一时心血来潮玩的这些缠绵的小把戏，不过是让他在搞我的时候，可以更爽更惬意。

而我，一个辗转欢场的坐台小姐，竟把这些当真了。

我鄙视我自己，我强烈鄙视我自己！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我一直记得他当时的表情，因为他的脸就对着我，我记得他高潮的时候发出的声音。直到现在都记得。

有人说，做我们这行，就得没心没肺。这个我绝对认同，真的。

如果你有了，你就活不下去了。

各位，今天不想再说了。在天涯贴帖子的过程，就像把自己身上的一小块疤，一点一点撤掉一样，每一次都鲜血淋漓的。

也是因为这样，所以面对那么多的质疑和嘲笑，我还能坚持下去，还能继续面对。

因为，最痛的事情经历过了，其他的都不算什么了。

每次揭完，心里的郁气就舒缓了一分。

大家都以为小姐来钱快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小姐这个行业中，吸毒溜冰的人是最多的。

因为经历那些纸醉金迷之后，一个人静下来，无法面对自己。

如果你还有心的话，这种感觉能把人逼疯。

我不想吸毒，也不想发疯。

我更信不过什么心里医生，与其等别人来救我，我更喜欢自救。

自我救赎的过程，就像有些朋友说的，这是一种修行。

只希望我写完之后，可以修成正果，重新面对我的人生。

跟以前每次来一样吧。

首先我要感谢那些关心我，鼓励我的朋友，你们的很多话都很有道理，让我的心情豁然开朗了很多。

然后，我想告诉那些一直纠结人名的朋友，其实在刚发帖子的时候就已经说了，人名就是我随便取的。最近的确是有些东西触动了我，让我很想讲讲我自己的事。但是我没抄袭谁，也不是什么写手，人家的小说是人家的，我的故事是我的。

尽管这些事在你们看来，很狗血，甚至有些戏剧化。可大家想想，来天涯发帖子的人，大多是有些故事，但是又无处倾诉的人。

如果我们这些人的事情只是简单的柴米油盐，我们又何必来这儿呢？

我没想过可以凭借这个帖子怎么样，这个帖子竟然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

其他的，不再多说了。

还是那句话，你们当小说看也好，当现实文学也好，当故事听也好，这个取决于你自己。

而我只是想这段往事倾诉出来，只是这样而已。

今天又看到好多朋友说我写的好，呵呵，其实这一点我真的觉得挺意外的，我这两天看了天涯的帖子，其实比我写的好，文采高的太多太多了。

只不过我条理清晰而已，这可能跟我上学的时候喜欢写日记有关，所以养成了叙述清晰的习惯。

还有一些朋友好奇我的学历，其实，这也是我心里的一块坎，一直都没迈过去，但是这个咱们以后再说吧。

还有，今天上来又看到很多短消息，很多朋友希望加我好友，希望可以多知道一些我的事，抱歉，这个我之前说过了，我不会单独加任何人，感谢大家关心，但是请你们理解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。

另外，那些说自己是编辑，是导演的朋友，我说过了，我不想出书，也不想拍什么电影，

老庄个人微信：BAJIUGUIYI

无论真假，都请你们不要再发短消息给我了。

祖宗那天挺奇怪，他没有直接进浴室，而是靠在床头点了一根烟，特深沉地看着天花板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估计是对我的表现不满意了，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就坐起来了。

他夹着烟斜眼看我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回家……”

“你他妈总是急什么？！”他吼着就把巴掌亮了起来。

我下意识闭上眼睛，如果一个耳光能让我现在离开这儿，那我认了。如果让他打我一顿，就能结束这些，那我愿意挨。我只想走，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弄干净自己，给自己舔舔伤。

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女人，我从来就没期待能得到他这种男人的珍惜，可我不能让他玩了我的身体，再玩我的感情，那就太贱了。

可是祖宗的巴掌没有落下来，他瞪圆了眼睛看着我，接着就捏息了香烟，啪的一声关上了壁灯。

“MD!睡觉！”他拉上被子就躺下了，剩了我一个傻了吧唧地还在黑暗中坐着。

我懵了，不敢再招他了，他不按牌理出牌，他太TM吓人了。

他那天晚上不让我回家，也没再碰我，连澡都没洗，翻身就睡了，占了大半个床，留给我一后背。

我在他的床上，怎么躺都觉得不舒服，下边又滑又凉，我想去洗个澡，又怕吵醒了他，只能拿床头的纸巾胡乱擦了擦自己。擦的时候还想着，回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吃事后用的避孕药，好在72小时之内都有效。

他的床很软，可是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，一会儿是祖宗的脸，一会儿是西子的脸，一会儿又变成南的脸。那段时间发生的事乱七八糟都掺和在一起，让我特别害怕。我总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好像要发生什么。

第二天早上起来，祖宗扔给我一张银行卡。

我当时楞了，出来玩的男人都知道，我们的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一律现金交易，可没见过刷卡消费的。

“一次次给你现金太麻烦，以后钱就按这个数每月打到这张卡上。多了不用你退，少了按次数补给你。手机记着24小时开机，我随时会打给你。”

我这下明白了，原来这是张包月卡，他是想让我由零售改批发。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，估计不会少，因为祖宗的脸上是一副牛B到了极点的表情。

我到今天都记得他那时的脸，一种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冷漠和高傲，跟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一模一样，满不在乎，高高在上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，或许令你们失望了。

我没有学电影里那些很有个性的妓女，将那张卡甩在他脸上。也没有像江湖传闻里那些清高的妓女，淡然一笑，留给男人一个华丽的背影。

我很恶俗的拿着我的包月卡走了，临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声谢谢。

因为我知道，留下这张卡我就可以早点离开这儿，就离我的目标更近了一步。说到底，我是个现实主义者，我知道如何做对自己最有利。

我不会矫情地告诉你们，我是屈从于他的权势，因为我知道，那绝对不是全部。我需要钱，面对着一个如此慷慨的金主，我没法不心动。

一个男人拿钱砸你，你会很疼，很没有尊严，但是真的，在我们的圈子里有些小姐想被人砸，还未必有这样的机会。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这就是我们的真实，坐台女的真实，生活的真实。或许不是全部，却是我每天看到的，并且亲身经历的。

有人觉得这个世界笑贫不笑娼，可我觉得不是。

因为我知道，你们一定在心里瞧不起我，祖宗也在心里瞧不起我，我都瞧不起我自己。

回到家之后，我吃过了药就给西子打电话，电话很快通了。西子接的，告诉我她挺好，可我不知道，她这个挺好，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假的。

我说我想见见她，西子说：“小如姐，那就来我家吧，我在家里等你。”

她的家？她有家了？她跟南的家？

西子说了个地址，我接着地址找到那个地方。

没错，就是后来她留给我的这栋小别墅，具体如何我就不说了，你们懂的。

我到了地方，按了门铃之后，是小保姆给我开的门。我见到西子的时候，她穿着白色的居家服，长直发烫成了大波浪，有点妩媚，有点成熟，有点……不适合她。

好在精神还不错，起码我当时没看出有什么问题。

她见到我挺高兴，一直拉着我的手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？

我没有实话实说，也不敢实话实说，“哈，我还能怎么样啊，还是那样混着呗。”

我随便哈哈了两句，就把话题转到她身上，“我说，你这别墅够漂亮的啊，你们小日子过得挺不错的吧？”

其实我当时心里挺矛盾的，我希望她很三八很显摆的告诉我，她现在有多幸福。可我知道，如果那样我一定会失落，我还会嫉妒。

可我也不希望她过得不好，因为她要是过得不好，我一定会难过，会感到悲哀，会联想到自己，联想到自己我就更悲哀。

西子当时脸上是一种我说不出的表情，有点疲惫，一种说不出的疲惫，好像还有点凄凉，可为什么是凄凉？我弄不懂了。

“他对我挺好，家里雇了保姆，吃穿照顾的都挺到位，这栋别墅也是写的我的名儿。”

听她这么说，我当时真挺惊讶，我四下看了看，傻了吧唧的说：“这房子，这地点，少说得几百万吧，行啊，他够大方的。”

西子笑了笑，没再说什么。我当时觉得特尴尬，特不待见自己，怎么就跟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似的，丢死人了。

我清了清嗓子，给自己找台阶下，说：“你快毕业了吧，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？结婚吗？”

西子垂着眼睛，看着自己手里的茶杯，“他有未婚妻，已经订婚好几年了，不会跟我结婚。我已经休学了，念不下去了，现在的日子，过一天算一天吧。我懒得再想了……”

我张口结舌的看着她，我很惊讶，我TM惊讶极了。

我惊讶不是因为南不能跟西子结婚，不是因为她休学了，我惊讶是因为西子说话时候那种破罐破摔的语气和姿态。

这就是那个抱着我说，她想靠自己活出个人样儿来的西子？这就是那个，宁肯被人扇耳光，也不愿意为了钱出卖自己的西子？

这才几个月啊，她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

我忽然发现事态似乎要向着一个很烂很俗套的方向发展，我总以为西子会跟别人不一样，起码应该跟我不一样。

我们到底谁错了？

我那天走得很快，我觉得自己憋得慌，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，让我喘不过起来。我临走的时候，还是把祖宗的话转告给她，我怕她吃亏，可我又想不到，她到底还能在那个男人身上吃什么亏。

表面上她现在过得很好，挺多女人都向往这种生活，波斯猫一样，锦衣玉食，浑浑噩噩，但是我知道，南已经把她毁了。

我说：“西子，我听人说，南这个人在圈子的传闻不太好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多留个心眼，也别太相信他。总之……”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，“你自己保重，有急事就给我打电话。”

那天我说完就走了，在那之后，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见过她，她也没有找过我。我偶尔打电话给她，她也只是简单问问我的近况，她自己的情况基本不提，就算提了也不过是敷衍几句，说她挺好。

所以很多时候，我都是费劲巴拉的从场子里一些圈里的高人嘴里知道她的消息，但是大部分都是道听途说。

有人说，南给一小情儿买了个画室。

有人说，南要送一小情儿出国留学。

有人说，南为了这个小情儿跟未婚妻闹掰了。（这个有点扯）

有人说，南的小情儿得了抑郁症。

还有人说，她自杀了……

南的这个情儿成了场子里一段传奇，但是大家都没当回事，因为每年这样的传奇太多了，但大多不外宣，所以坊间不知道，只有圈儿的人知道。

我不知道，这些传闻到底那些是真，那些是假。我也不知道，究竟这个情儿，是西子，还是南的其他情妇。

但我知道，西子活着没人来告诉我，但如果她死了，一定会有人告诉我。那会儿没人告诉我，所以她没死。

我还知道，这段传奇会跟以前在场子里出现过的那些“红粉传奇”一样，一夜之间出现，接着就消失了，就像早晨的露珠，经不起火辣辣的太阳。

那段时间，我的心情一直很差，回想起来，算是走进我人生的低谷了。冬天走了，春天来了，北京的天气一天天变暖，可我的心总是空落落的。

场子里依旧是是非非，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，三个女人一台戏。那么大的一个地方，窝着那么多的女人，那就是一个活色生香的舞台。

传说，有个小姐偷了客人的钱包。这个其实挺扯，我们的场子对这事管的很严，而且这里的小姐，只要你放得开，大多不缺钱，没必要那么做。然后又有人说，不是她偷得，是被人陷害的。

传说，有个姐妹回家的道上被人劫了，还被歹徒的刀子刮花了脸，据说这背后有猫腻，某某高层儿子的未婚妻的老爹才是真正幕后黑手。

传说，有个姐妹赚够了，从良回老家了，开了个服装店，生意还不错。

江湖传言，虚虚实实，有真有假，其实大多不靠谱。我不知道那些是真，那些是假。但我打从心里希望，最后一个传言是真的。

祖宗的钱每个月按时打进那张卡里，我按时提出来，再存进自己的账户上。我承认，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，钱如果没写上我自己的名字，我就担心它飞了。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起初，我以为虽然做的是批发，但应该是个比较轻松的活。他这样的人，身边的女人多了去了，就算我想天天“面圣”，人家还不乐意呢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TM完全错了，他真是会算计的祖宗，绝对不浪费自己一分钱。

开始一周两次，然后是三次，接着是四次，后来只要他在京城，我就得把自己洗干净了，随时等候他的召见。

我去他那儿的频率越来越高，他的态度越来越差。以前还能跟我说句像样的话，后来去了连句好话都没有。

他依然喜欢换着姿势折腾我，可是再也没亲过我，也没留我过夜。每一次被他折腾完，我都觉得他是恨不得把我从床上踹下去，让我变成一个球滚出去，立马消失在他高贵的眼睛里。

所以每次跟他做完，我就想，他不该给我卡，卡上的数字太抽象了，没有实际的震撼力。他应该把一沓沓钞票，直接砸在我脸上。

那才叫拿钱砸人呢，多悍气啊。

我自认自己在夜场里不是最八面玲珑的，但也算是个乖巧懂事的，可是在他面前我就成了一块木头，所有哄男人的手段都失去了效力。说什么都是错，做什么都不对。

他的眼睛太毒了，你什么时候是真，什么时候是假，他一闻就知道。这样的人，你跟他在一起精神压力特别大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翻脸。

所以那段时间，我过得那么压抑，很大一部原因就是被他闹的。

然后我慢慢发现，祖宗不需要我虚情假意的哄他，不需要我使那些妩媚的伎俩，他要的是真实的我，无论是哭的，笑的，愤怒的，还是伤心的。

用他的话说，这城市太假了，假情，假意，假胸，假脸，假笑容，假面具。如果连床上那点事都是假的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

他跟我说那些话的时候，我头一次发现，他原来是这么透彻的一个人。

其实仔细想想，祖宗比南强，他想干什么都是直接来，禽兽就禽兽了，畜牲就畜牲了，不像南，出得都是阴招。

当然，其实我跟西子也不一样。

西子属于那种心气很高，很骄傲的，受不了别人拿钱砸她，大多时候，还是想靠自己。但是我不一样，人家一砸我，我就晕了。

别看我们在床上折腾成那样，他在场子里偶尔看到我，总是前护后拥的跟我擦肩而过，昂着他高贵的头，从来不搭理我，正眼都不看一眼，好像我是路人甲。

这个我完全明白，像他这样的人，要是被传出去“包娼”（当然前提是，有人敢传），那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

其实在那种地方，他这样对我，我倒觉得自在，有时候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因为我竟然跟一个这样的人揣着一个共同的秘密，一个别人不知道，也不可能知道的秘密。

在我那次见过西子大约两个月之后，有一天下午，南打了一个电话给我，告诉我，西子进医院了。她吃了一瓶安眠药，好在发现及时，在医院洗了胃，人没大碍了，可是精神很差。

他说，他还有事要忙，问我能不能去医院看看她。

我放下电话，就直奔医院。

在去的路上我想了很多，我惊讶于我的镇定，似乎对这一切早有预感。我惊讶于我的淡漠，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心里竟然一点波动都没有。

老庄个人微信：BAJIUGUIYI

可是，在我见到她的那一刻，我还是崩溃了。原来之前所有的不在乎，根本就是一种伪装，暂时麻痹了我的痛觉神经，可到了真正面对的时候，我还是会疼，我疼得要命。

西子就像变了一个人儿，脸色苍白，很憔悴很疲惫很暗淡，我几乎认不出她了。才不过半年而已，那个男人怎么就把她弄成这样了？

我想跟她说句话，可是她看到我来了，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当时心里很难受，难受得无法形容，我拉着她的手，坐在床边默默地掉眼泪，默默地看着她。

我当时热血上脑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如果她愿意，我就接她走，不管谁拦着我，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都要接她走，只要她愿意跟我走。

现在想想，幼稚到家了。

那个下午我一直陪着她，看着她打点滴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因为我知道，西子一定希望我安静点，别可怜她现在的遭遇，别指责她不爱惜自己，她已经受够了。

中间我帮她叫护士换过一次药，她的手很瘦很凉，我就用自己的手暖着她，希望这样她就会温暖点，舒服点。

我忘了那天我们这样对着多久，只记得她后来终于对我说话了，只是内容太让我伤心了，她说：“小如姐，你不要再管我了，我这辈子完了，彻底完了。”

我一听就哭了，哽咽着说：“西子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等你好了，我就带你走。我现在有点钱了，咱们想去哪儿，就去哪儿。”

她看着我，笑得特别凄凉：“小如姐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，我一直觉得我比你们都强，一直觉得我跟你们不一样。咱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我甚至连你都瞧不起，觉得你为了那点钱，对着男人低三下四的，特别不好。但我现在明白了，你才是对我最好的人，你才是真正有资格骄傲的人。跟你比起来，我就像根小木棍，别人一掰，我就断了。”

我握着她的手说：“傻丫头，你跟我矫情什么啊。你不是还活着呢吗？等你好了，咱们就离开那个王八蛋，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”

西子摇了摇头：“太晚了，什么都晚了。我以为他是真的对我好，就算不跟我结婚，我也认了，谁让我遇上了，那就踏踏实实地过吧。可我现在才知道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你是对的，像咱们这样的人，就不能太拿自己当回事。可惜我过去不知道，我现在知道了，却什么都晚了。”

我觉得我没太理解她的意思，她说太晚了，到底哪里晚了？她可以重新开始啊，她怎么就说晚了呢？

我想再跟她说点什么，可是西子却闭上了眼睛，“小如姐，你走吧，我走不了，我离不开他，没法离开他，我就这样了……”说完就不再搭理我了。

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西子，当时她很绝望，一种从骨子里发出来的绝望。我知道她是个坚强的女孩，我以为她绝望过后，怎么也能把日子过下去，不至于非得一条道走到黑。

可直到她死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我当时的想法是多么的傻 B。

从医院回来之后，我心情超级低落，结果晚上上班的时候，就出事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跟场子里一个挺红的头牌在一个包厢里坐台，就是那号称什么“XX女王”的。那事儿也怪我，当时心不在焉的，结果给客人倒酒的时候一个不小心，把酒洒到她裙子上了。

这头牌也阴，我猜她以为我是故意的，当时什么都没说，还笑咪咪的说，没事，让我陪她去洗手间擦擦就成。我就陪她出去了，结果刚一出门，她就指着我的鼻子骂。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“敢往我身上洒酒，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啊？”

我心里的火腾地就上来了，平时都不惹事，那天也不知道犯什么邪火，回骂她：“你他妈以为你是谁？你明星啊？还不是一只张开大腿等着拿钱的鸡？”

我这话说的够损的，不是说，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吗？所以这头脾气疯了，啪的一声就给了我一巴掌。

MD！扇耳光谁怕谁啊！我刚想还手，忽然看到祖宗手里拿着电话，从一个包厢出来，向我们这边走过来了。

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，但是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我还是愣了一下。

在他面前跟一个泼妇扇耳光，扯头发，是不是太难看了？

就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，祖宗已经像往常一样，昂着他高贵的头从我身边走过，依旧牛B的跟皇帝似的，一个正眼都没瞧我。

我不惊讶，我真的一点都惊讶。

可是，我难受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会儿，我竟然会那么难受。

我知道他看见了，我也知道他不会管我，可我还是难受。

我们那头牌像个妖精似的叉着手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“少教育的贱货，就他妈欠教训。”

说完就扭着屁股进包厢了。

她进去了之后，我才想起来，我那巴掌白挨了。

我在门口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好自己，推开门，笑着走进去。

（大家对我和祖宗不要抱太多幻想了，我说了接下来的事都很狗血，很俗，在我们的场子里，小姐被人包这是常事。

只不过我跟西子的情况稍微特殊了一些，但是，也只是开始不同而已。

不同的是开始，却是同样的结局。）

那天晚上我关了手机，下班之后也没打开。走出场子，我听到汽车喇叭的声音，扭头一看，祖宗在慢慢下降的车窗后面看着我。

我走过去，司机替我打开车门，我在黑暗中一猫腰坐了进去。

祖宗问：“你怎么没开电话？”

我只有装傻：“啊？电话没开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可能是没电了吧。”

祖宗冷笑一声，“小如，有时候我特想抽你。”

呵呵，大概看了一下留言，大家都是善良的人，都期待花好月圆，可是，这个世界哪有那么浪漫的事呢？

其实，我当时知道他不会管，谁会对一个小小姐动真心，但是，心里还是觉得难受。

所以，做我们这行的不能对男人有太多的期待。

因为那种期待，注定落空。

抱歉，各位朋友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累了，不想再回忆下去，也不想再写下去了。

祝你们幸福！

看了今天的帖子，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。

同时也再次说明一下，帖子里的人名，只是一个符号，跟我们的真名根本不沾边，跟我和西子在场子里用的化名也不沾边。

我再笨也不会把自己的真名放在这些符号里，没有人会二到那种程度，你们说是不是？

老庄个人微信：BAJIUGUIYI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所以请某些朋友不要去做一些联想和猜测了，也不要再追问我什么，我说了，我只想找个地方倾诉，就请大家不要去猜测这些事情背后的隐秘，否则，我真的说不下去了。

只能说前段时间，的确是有某些东西深深的触动了我，所以我才想到把这些闷在心里的郁气，找个可以说话，又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倒一倒。

还是那句话，喜欢就请默默看下去，不喜欢就请无视吧。

言尽于此，其他的不再说了。

有些朋友很好奇我的学历问题，其实这件事，祖宗也问过我，就在我被人打的那天晚上。

也正是在那天晚上，我跟祖宗的关系，发生了一些比较微妙的变化。

但是，如果大家期待我们会朝着一个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发展。

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们，抱歉，你们都错了。

就像我之前说的，这从头到尾都不是什么爱情故事。

它的开始或许有点与众不同，但是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很场子里经常出现的那些没什么区别。

那天晚上在床上，祖宗跟我做那事之前，看着我还有点肿的脸就问我：“要我替你报仇吗？”

我摇摇头说，“不需要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没必要为了一个耳光把自己卖了，再说，一巴掌而已，我都忘了。”

我说的是心里话，要是为了这点小事都记仇，我TM早就气死了。我们这些小姐，每天被男人欺负就够了，自己要是再互相欺负，那可真就没活路了。

再说，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？我要是开口说需要，人家反问我一句，你配吗？那我还有脸吗？

祖宗笑了，不是那种冷笑，狞笑，嘲笑，而是真的在笑。我当时有点惊讶，我没想到祖宗笑起来是这么好看，他的牙齿很白，眼睛很亮，笑得来很帅很漂亮。

当然，跟明星没法比。

祖宗那天的心情似乎很好，竟然跟我一边办事，一边聊起天来。

(这一点大家就不要怀疑了，有过性检验的人都知道，男人一边办事一边说话，这很正常。)

他问：“高中念完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大学没念完。”

祖宗有点惊讶，“怎么没听你们那儿的人说过？”

“念了半年，就休学了。当时觉得一个大学生去坐台很丢人，就没跟人提过。”

“怎么没念下去？”

“没钱，撑了半年，撑不住了。后来我有个同学，实际上是个校妓，就在网上介绍了个人给我，一次五千，为了那五千块钱我把自己买了。结果书没念成，人却陷进去了。”

我用腿夹了夹祖宗的腰，我希望他快点完事。我不想再说了，我觉得我的心很疼，就像被人踩烂了一样疼。

那一直是我心里的一道坎，一道我怎么迈都迈不过去的坎，每次一想起来我都心疼的跟要死了一样。

每次想到这件事都觉得特别后悔，我怨恨自己年轻不懂事，怨恨自己被大都市的繁华迷瞎了眼睛，然后无数次幻想，如果当初肯多吃点苦，那今天我该是什么样？

有时候也想，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我还会不会走上这条路？

可我没得怨，只能怨我自己，也的确怨我自己。

刚离开学校的那段时间，我把所有的书都扔了，不敢看，不能看，一看就心疼。每次路过书店的时候，都要低头快点走。

其实回想一下，当初为什么那么帮西子，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，是不希望她跟我一样。

说这句话大家可能觉得矫情，可是那是真的。我上学的时候，心气也特别高，可是进了场子之后，就是个刺猬都被人拔光了。

那些事我很少跟人说，可我不知道那天为什么要跟他说，我甚至都不知道，他会不会前一秒听完，后一秒就嘲笑我，说我骗人，说我扯淡，说我们坐台小姐就没一个是真的。

笑就笑吧，他不相信更好，因为我说完就后悔了，我觉得丢人，觉得无地自容。

有时候我真的很不理解，那些冠着大学生的名号出来坐台的小姐。大学生坐台？很风光？很骄傲？很值得显摆？不觉得丢人？

可祖宗什么都没说没问，也没按我希望的那样快点完事，然后让我滚蛋回家。

接下来，他很温柔，真的很温柔，温柔的吻我，温柔的抚摸我的身子。这样的温柔却震碎了我，让我彻底崩溃了。

我听到有什么东西碎了，是我一直以来巩固的心防，就这样被他击碎了。

我哭了，在他怀里哭了。

温柔是刀，它一片一片剥开了我的外壳，裸露了我柔弱的内脏，这是我不敢给人看的，被人看到我就活不了了。

祖宗看到我哭了，他将我抱起来，我们面对面拥抱着。我以前就不喜欢这样的姿势，进得太深了。可那天我一点都不在乎，因为我的心很疼，很疼很疼，疼得喘不过气来了。其他所有的疼痛都不足以跟它抗衡了，所以我不在乎了。

祖宗一下一下，很疯狂很用力，仿佛要在我身体里注入一股力量，让那股力量生生贯穿了我。

我搂着他的脖子，紧紧搂着，就像我一直紧抓的生命一样。我感到自己要飞起来，可是他不要我飞，拖着我的翅膀将我拉下来，只让我在他怀里疼痛而快乐地扭曲着，辗转着。

我听到他在我耳边迷乱地说：“小如，叫吧，叫给我听。我喜欢听你叫，我喜欢……”

那天完事后，他没让我回家，事实上我也累的动不了。

我趴在床上，激情过后是什么？是空虚，无助的空虚。

身子是空的，脑袋是空的，心也是空的。

祖宗靠在床头，点了一根香烟，自己吸了一口，就放在我唇边。

我接过他的烟，其实我不会抽烟，很多人都以为坐台小姐抽烟喝酒熬夜，无所不能。其实不是这样，有的小姐为了保护皮肤，其实是不抽烟的，不过酒就免不了。

我不会抽烟，是因为我一直就没学会，每次都被呛住。所以那次也是一样，刚吸了一口就被呛得直咳嗽。

他把烟接过去，笑我说：“竟然不会抽烟。”

然后他自己吸了一口，扳过我的脸渡到我嘴里，我的整个口腔就都是香烟和他的味道。

他咬我的耳垂，手绕到我胸前揉我的乳房，我怕他又硬起来，赶紧按住他的手说：“我不行了……”

他打开床头的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个乳白色半透明的药盒，我看到药盒上没有说明，里

面装着白色的药片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我心里敲起警钟，有点警惕地看着那个药盒。

他在我头顶笑了一声，“别怕，一两次不会上瘾，不过刚开始你可能不习惯。”

他把白色的药片喂到我嘴边，就像递那根香烟一样。

如果我当时有时间思考 30 秒，我想我会拒绝，可我当时只想了三秒，就张开嘴含住了。

他非常满意，拿起桌子上的水杯，自己含了一个药片，喝了一口水，然后吻住我。水和药片一起滑进我的肚子里，没喝掉的水顺着我们嘴角流出来，一直淌到我的胸口上。

不一会药效就上来了，可我没有感到兴奋，也没觉得 H，我浑身冒汗，心跳的很快，就像要跳出来一样，还有些恶心，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头顶上转，天旋地转。

我害怕了，当时害怕极了，我哭哭啼啼地问他：“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我难受死了。”

祖宗也喘得很厉害，喷在我脸上的呼吸又热又烫，语无伦次地说：“别怕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小如，我要你陪着我，你必须得陪着我……”

说真的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感觉真的很后怕。我以前从来不知道，像祖宗这样的人还会有嗑药的习惯。

我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挺强的人，这些东西我从来不沾。

可是当时脑子就糊涂了，反反复复就一句话。

他要我陪着他……他要我陪着他

我听到那句话，忽然觉得，一切都无所谓了。

不是因为钱，也不是因为我怕他，而是他在我最伤心的时候，给了我一点安慰。他让我陪着他，那我就陪着他吧。

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么简单，现在想想，那会儿轻易就把自己交给一个男人，可真是傻 B 到家了。

我先是难受了一会，但是时间不长，慢慢的，就感觉自己整个人都飞起来了，真的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不关心了，就像坐在云端一样，眼前就是一片片五颜六色的彩霞。

祖宗紧紧的搂着我，我们好像骑在一匹疯跑的马上，整个世界都疯了，都不正常了。我们没有节制的疯狂做爱。

我不知道究竟是药的关系，还是什么原因，后来几乎他一进来我就有感觉了。

那天晚上我们无数次高潮，好像把这一辈子要做的都做完了，我们一起胡言乱语，说了很多不堪入耳的话，我竟然一点都不觉得丢人，不觉得受了侮辱。

我必须承认，那天晚上发生的事，对我影响很大。都说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。可是我们也是人，不是机器，我没法在经历了那样的夜晚之后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但那一夜过后，祖宗一直没找过我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去外地了。当然不是他亲口告诉我的，他没那个闲心，我是从别人嘴里听到的。

我给西子打电话，是南接的，告诉我他跟西子在外地旅游呢，还说西子最近状态挺不错的，已经不再胡思乱想了，让我别惦记。

他们都走了，都过得不错，就留下我一个人，我忽然感到孤独。

京城春天的沙尘暴特别严重，漫天的风沙强暴了整个城市，天总是灰蒙蒙的。那段时间，我照常吃饭，照常上班，我一点一点整理自己的情绪。

我每天睡醒的时候，对着镜子上妆的时候，我都要告诉自己，你要安分，要知足。不要去奢求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不能贪得无厌，不能什么都想要。

你要记住，他是什么人，你是什么人。天亮了，就散了，没有人会认真。

我每天把这些话在心里重复几遍，就感觉自己似乎平静了不少。

可我梦里还是会梦到他，梦到他吻我，梦到他跟我说话，梦到自己跟他做爱，梦到他对我说：“小如，我……”

每次我都会从梦中惊醒，醒了就看到屋子是空的，枕头是湿的。

我从床上起来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忽然在自己的眼中看到了曾经在西子眼睛里看到的东西——凄凉。

当时我不懂，可我现在懂了。

现在想想，我从来没问过西子，她爱没爱过南，直到她死的那天，我都没问过，不过，那似乎已经不重要了。

到了五月份的时候，场子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被勒令停业了，时间为六个月。据说是某高层新官上任，于是一连端了京城四家顶级夜场，算是杀鸡儆猴吧。

我们当时一点都不担心，他们来查的时候，我们都不慌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他们根本查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，也抓不到现形。

说句不好听的，真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干嘛去了？现在跑出来装什么大尾巴狼？

妈咪让我们回家呆着，说有消息就通知我们。几个姐妹计划出去旅游，就当给自己放长假了，问我去不去？我说我不去，懒得动，我就想在家呆着。

她们笑我是不是在家藏了男人，所以不愿意出去。说得我心里一阵发紧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一种很茫然很委屈的感觉。

现在回想一下，那段时间真是挺闲的。以前是白天睡觉，晚上上班，随时等待祖宗的召唤，他一个电话，我就得像送快餐似的，将自己打包上门喂到他嘴边。

那时候不用上班了，祖宗不在了，我轻松了，人也开始学会空虚了。

白天我一个人在西单和秀水瞎溜达，看那些年轻漂亮，兜里又没什么钱的女孩，越看越羡慕。

看够城市的繁忙和人来人往，到了晚上，我就去三里屯的酒吧坐坐，找些干净点的静吧，没那么多烂七八糟东西的，挺适合那时候的我。

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酒吧里，看着四周一对对亲密的情侣，每到那个时候，我就觉得特别孤单。

偶尔也有单身男士来跟我搭讪，请我喝酒，我挺高兴，这至少证明我长得还不错。但是基本上没下文，419，我真的不怎么待见。

因为我知道，没有人可以给我那个男人曾经给我激情和震撼。

以前听一个姐妹儿说过，一个女人如果在一个男人那儿得到了GC，她一辈子都忘不了他。

我真不希望这句话是真的，如果真是那样，那就太恐怖了，我得用几辈子才能忘了他？

很抱歉，各位，今天不想再说了，回想起西子的葬礼，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葬礼。

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参加过葬礼，参加的是谁的葬礼。

但是我想，有些人的葬礼应该是风光的吧？亲朋好友，熙熙攘攘，痛哭流涕。

但是西子的葬礼很冷清，真的很冷清，冷清的让人想哭。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不想再说自己有多难受了，人已经走了，说什么都没意义。

抱歉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的故事没说完，我会继续把它说下去。

还是那句话，大家喜欢听，我就讲给你们听。

大家不喜欢听了，我就讲给自己听。

倒干净了，我就解脱了。

有朋友质疑我为什么只在晚上发帖子，这个混过夜场的人都明白，夜生活的人习惯白天睡觉，晚上出行，我现在晚上不出去了，但是白天睡觉的习惯一时片刻还改不了。有时候白天睡够了，就会一个人出去转转，但是脑子不是很清晰，不想写东西。

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因为晚上比较安静，适合回忆。但是回忆有时候很伤人，筋疲力尽的时候，我就想停下来，两个小时，是我的极限。剩下的时间我会看看电影，大概天快亮的时候才想睡觉。

我知道就算我这么说，还是有人会猜疑。

其实所谓信任是很主观的东西，你觉得是真的，假的你也会当真。你认为是假的，真的也会变假。

多说无益。

另外不得不再重申一遍，某些朋友，你可以说我是在编故事，但是我没有抄袭别人的东西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前段时间有些东西触动了我，让我想一吐为快。

这个问题我之所以不愿意解释那么多，是因为我说多了，你们怀疑我打广告。我不说，又有人不依不饶。

我怎么做都不对，所以还是那句话，就当故事听吧，咱们大家都好。

公安那边确定西子确实是自杀之后，南就开始为她操办后事，琐事就略去不提了。

那段时间我一直跟着，我看到南真的很伤心，很憔悴，双眼无神，这种伤心不像是装出来的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于他的悲伤，我总是有种猫哭耗子的感觉。

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在主观上认定，南对西子的死要负主要责任。

从头到尾都没有亲戚参加，我不知道西子老家都有什么人，要怎么联系他们。

当时问过南，南说他也不知道，还说就算知道，也没必要让他们来。人活着的时候都不管，死了还来凑什么热闹？反正西子的骨灰要留在北京，他会给她找一块很好的墓地，让我不用操心了。

我当时的脑子很乱，我承认他说的是事实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，我又觉得他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。

西子的丧事办得很简单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冷清的让人想哭，除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，来参加的就那么几个人，都是她过去的同学，跟我一样没啥本事老实巴交的小老百姓。

南没有出席，我不知道他是伤心过度，还是怕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

恐怕后者的成分更多一些。

我到今天都记得当时的情景，西子躺在灵堂中间，她还是那么漂亮，就像睡着了一样。直到那一刻，我依然不敢相信，她真的死了。

一个人怎么会说死就死了呢？是不是太快了？

大家瞻仰完她的遗体，就纷纷离开了。我跟工作人员说，你们能不能等一会儿再送去火化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让我跟她说几句话。

他们说可以，但是时间不能太长。我说，好的，几分钟就够了。

他们说，那你说吧，我们一会儿再过来。

老庄个人微信：BAJIUGUIYI

说完他们就出去了，整个灵堂就剩下我跟西子。我看着她美丽而安静的脸，直到那一会儿我的眼泪才流出来。

几分钟后，他们回来问我，你说完了吗？

我说，我说完了，你们送她走吧。

其实当时，我一句话都没说出来。

其他的事不用我管了，有人会料理。

我走出灵堂，抬起头看着北京的天空，我记得那天的天很蓝，没有云，晴空万里。

我低下头，恍惚地看到前面站着一个人，我的眼睛里都是泪水，他越走越近，他的样子在我朦胧的泪水中慢慢清晰。

我真的不敢相信，直到他搂住我，直到我的眼泪蹭在他的西装上，我才知道，这不是梦。

他拉着我，把我塞进他的车里，我才傻乎乎地问他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祖宗让司机递了一张面巾纸给我，“听南说的，我刚下飞机，给你打电话，结果是他接的，他说你在这儿。”

我这才想起来，自从西子死了，我就一直没接过电话也没打过电话，原来是把手机扔在他那儿了，我都乱成什么样了？

他从兜里掏出我的手机，放在我手里，说：“手机给你拿回来了，下次出门记着带着，你不是故意让人担心你吗？”

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，他那天特温柔，估计是看我哭得太惨了，一边替我擦眼泪，一边问：“小俩月没见了，想我了吗？”

我抽抽嗒嗒的，很老实的点头，“想了……”

祖宗挺高兴，笑着摸了摸我的脸，说：“饿了吧？找个地儿吃饭去，你想吃什么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“我不饿，就是有点累了，我想回家。”

祖宗好像有点不高兴了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硬，他问我：“那你家在哪儿？”

我说了一个地址，祖宗有点疑惑地问：“你住在那儿？”

我说：“那房子是南买给西子的，她走之前留给我了，南说既然是西子的遗愿，他没意见。我就把以前租的房子退了，现在就住那儿。”

祖宗说：“那别回去了，刚死过人的房子，你住着不害怕啊？过些日子等办完过户手续，我找人帮你卖了。”

他还是那种命令式的语气，祖宗式的语气，不容置疑，高高在上。我没再说什么，靠在他的肩膀上慢慢闭上眼睛。我觉得我很累，好像一个长途跋涉的人，却永远走不到终点，找不到我该停留的地方。

我一直以为我很坚强，这么多年我都靠自己活过来的，都是自己照顾自己，少了谁我都能活。

可是看到祖宗的时候，当他搂着我让我在他怀里哭的时候，疼痛仿佛经过漫长的反射弧那会儿才刺在我心上，我觉得自己快疼死了。

直到那一会儿我才知道，我是多么软弱，多么虚伪。西子死了，她正被人火化着呢，她再也不会回来了，我感觉我心里的某一部分，就像被人掏空了一样。

可我依然不明白，她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路，南不是说她都好了吗？她怎么就死了呢？

回到祖宗那儿之后，我整个人还是恍恍惚惚的，我不记得自己多少天没有正经吃东西，没有正经睡过觉。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是祖宗把我抱上楼的，他将我放在他的大床上。我连衣服都没脱，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

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直到祖宗推醒了我，让我下去吃饭。我记得下楼的时候，他一直拉着我的手，好像怕我从楼梯上滚下去一样。

说真的，那一会儿我真的很感动。从殡仪馆到他的别墅，我一直很感动，这种感动几乎让我改变了当初要走的决定，要弃械投降了。

餐桌上摆着很多吃的，生鱼片，烤虾，其他的想不起来了，就记着放在一起非常好看，我这一会儿才觉得自己饿了。

吃饭的时候，祖宗跟我说：“多吃点，我在殡仪馆看到你的时候，还真担心你晕过去。”

我当时嘴里嚼着东西，他不说还好，一说我又想哭了。

我咽下嘴里的，跟他说：“我没事，就是心里有个结怎么都打不开。我就是不明白，她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路不可？”

祖宗说：“可能是在她身上，发生了一些你不知道的事。听说南在国外的時候，就喜欢参加一些私人会所，惯出一身臭毛病……”

祖宗当时没再往下说，估计是看见我脸色都变了。

我当时真是惊讶极了，以前在场子里就听人说过，有些有钱人喜欢搞些“性爱沙龙”，一般都是用私人地方，里面相当淫乱，甚至还有交换伴侣的游戏。

“南带西子去那种地方？”我心跳的厉害。

祖宗看着我，他的眼神有点沉，“我也是猜的，不管是不是，你出去别乱说话。”

我能说给谁听？再说，说了有什么用？

我忽然想起那次在医院，西子跟我说的话，她说，她以为他对她好，可后来才知道，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。

如果我的猜测是真的，那么我想我知道，她为什么非死不可了。只是，她死得太冤了。

祖宗看我没说话，接着又说：“别想了，死都死了，你能怎么样？等着回去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，住在死过人的房子里，你不嫌晦气啊……”

他后来说了什么，我统统都不记得了，我觉得我的脑袋嗡嗡在响，他的话深深刺痛了我，让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儿。

祖宗就是祖宗，他对我的关心是真的，可是这会儿，他对一条生命的漠视和不耐烦，也是真的。

我看着祖宗那张无所谓的脸，我又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，想起他第一次带我来这儿的情景，他让我光着身子躺在床上，让我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张开腿……

我看着桌子上的美食，忽然觉得没有胃口了，心里出现了一种很忧伤很颓废的情绪，怎么都提不起劲儿来。

吃过晚饭之后，我收拾餐桌。祖宗搂着我说：“别收拾了，上楼去。”

他将我抱起来，就是卡通片里王子抱灰姑娘的那种姿势。我知道这很浪漫，我沉醉于这种浪漫，但是我也知道，这什么都不算，什么都说明不了。

他不是王子，我也不是灰姑娘。我们是情欲和黑夜吹生出来的泡沫，天一亮，就散了，什么都散了。

那天晚上在床上，祖宗问我：“真的想我了吗？”

我很诚实的告诉他：“真的想了，很想，很想……”

“想这个了？”他狠狠弄了我几下。

老庄个人微信：BAJIUGUIYI

我忍不住叫出来，紧紧搂着他。

祖宗特别激动地告诉我：“小如，我就喜欢听你叫，你一叫我就兴奋，整夜整夜的兴奋。”

那天晚上我们只做了一次，我就喘得很厉害，连日来的伤心，胡乱的过日子，消耗了我的体力，让我没法配合他。

祖宗是一个很没耐心的人，以前只要我喂不饱他，他就会跟我甩脸子，脾气特别爆。可是那天晚上，他却是出奇体谅人。

完事后他搂着我，忽然对我说：“小如，其实我真挺想你。你不用觉得害怕，我没那些乱七八糟的臭毛病，我也不待见那种地方。”

我忽然明白了什么，我问他：“你不是说过，你不养情妇。”

他揉着我的乳房说：“可我现在想养了。小如，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，可从今往后，你只能跟我一个人睡，我也绝对不会让别人来睡你，我说的你明白吧。”

我说：“我很少出台，你是我第四个客人。”

他笑了一声，“我知道，第一次就知道，你那技术，差劲儿透了。”

“那你还一直找我？”

祖宗搂着我一直笑，说：“最初是觉得你好玩，明明眼睛里烦我烦得够呛，还不敢不伺候我。圈子里的女人都喜欢装，装聪明，装个性，装清高，都把男人当傻 B！以为花点小聪明，使点幺蛾子，就能把手伸进男人的钱袋里，都 TM 白痴到家。但我发现你跟她们不太一样，你也装，但是装得不恶心。你也喜欢钱，可你不贪心。你害怕我，但你不仗着我给自己撑腰。我就总想把你扒开看看，看看你到底是真傻，还是比她们装得都好。”

接着祖宗看了我一眼，像模像样的总结说：“我后来发现，你是真傻。”

我向上瞅瞅他，“你这是夸我，还是骂我？”

祖宗又笑了，捏着我的脸亲了一口，说：“可我把你扒开之后，我就觉得不好玩了。因为我看到你有多伤心，小如，你让我觉得心疼。如果不是离开了这两个月，我还不知道我会这么想你……”

那天晚上，祖宗的心情特别好，以前无论是我跟他说话，还是他跟我说话，他总是一副特不耐烦特牛的样子。

可那天，他却非常有兴致的跟我躺在床上聊天，聊时尚圈里的明星和模特，聊那些上流社会的富家子和富家女，聊圈子里的男女关系。

他说起那些的时候，总是用一种特别不屑的语气，就跟一愤青似的，尤其是他说到明星的时候，语气就更不屑了。

他说有些女明星看着风光，其实还不如小姐干净，越大牌越是如此。平时装得跟什么似的，遇见个有权有势的，衣服脱得比谁都快。

可让我不理解的是，他说到自己，也是那种语气。他说，别看外面的人都捧着他，其实他明白，那不是捧他，那是捧他老子，背后还不知道怎么骂他呢。

不过他不在乎，他看不上那些人的奴才相，但是他必须得懂得利用他们，懂得利用自己的身份，成就自己的事业。就算现在是个拼爹的时代，他老子也不可能罩着他一辈子，但事业是自己的，这个跑不了。

我说：“你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了。”

祖宗乐了，翻身压在我身上说：“傻妞，你懂什么？我还不够成功，我要更成功，比谁都成功。”

他进来的时候，我有点疼，他很霸道很用力，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力量，一种强烈的控制

和占有的力量。他是那种对钱势上瘾的人，就像他对性爱一样，有点嗜瘾成癖。

可能大家一想到官二代，就会想到像“我爸是 LG”的脑残，其实北京城里有些官二代不是那样，他们跟祖宗一样，很有心计，在某些场合里嚣张跋扈，但是不脑残，不会满大街地喊“我爸是 LG”。

其实现在仔细想想，这样的人会让女人感觉到刺激，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，他还是个招人恨的混蛋。

我一直记得他那天晚上跟我说的话，虽然在别人眼里可能一点都不浪漫，但是对我来说，那就是浪漫了，而且很诱人，相当的诱人。

我好像又回到了那张网中，金钱，欲望，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他们在向我招手，他们在诱惑着我。

说真的，如果没有西子那件事，我就落网了，无耻的做了人家的情妇，还傻乎乎的不断回味，以为很潮很浪漫。

可是，西子救了我，无论在金钱上，还是理智上。她的死，让我全醒了。

第二天我醒过来，看到祖宗在穿裤子，他一边忙乎自己，一边吩咐我说：“下午有钟点工来收拾屋子，你白天要是没事，就回去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带过来。看缺什么就自己去买，钱放在抽屉里。”

我起来，来不及穿衣服，光着身子帮他穿衬衫，打领带。他穿好西装外套，一下搂住我的腰，在我嘴上亲了一口，然后低头咬住我的 RT，用手捏了几下才松开。

“记着给自己买件漂亮睡衣，你要是天天这么送我，我就走不出去了。”他捏了捏我的脸，接着吩咐，“晚上我要是不回来，就自己睡。记着吃饭，外卖餐卡也在抽屉里。”

我点头说：“好，我记住了，我在家等着你。”

祖宗挺高兴，把脸凑过来说：“来，亲我一下。”

我搂着他的脖子，亲了他一下，他摸摸我的头发说：“我走了，你记着吃饭。”

祖宗走了之后，我进浴室洗了一个澡，穿好衣服，拿了些钱就出去了。我打车到西单，在中友买了化妆品，睡衣和旅行箱，然后回到西子的小别墅，随便拿了几件衣服放进箱子里，其他的東西还是留在那儿。

我从来没想到，我会在祖宗那儿住很久，我知道我早晚还会回到这儿，回到西子留给我的房子里。虽然我很舍不得这儿，但是我知道，这个房子我不能留了。等过户手续办好了，我就会找一个好点的中介，只要价钱合理，就把它卖了。

不是因为觉得晦气，而是我知道这栋房子意味着什么，不仅仅是钱，还有尊严和自由。

这是西子用自己的命为我换回来的，我一定要好好珍惜。我知道我一定要离开这儿，房子一卖我就走，回老家，或者找个别的什么地方本本分分地过日子。

但是，我怎么跟祖宗说呢？说真的，我有点怕，一想就怕。

我回到家整理了一下东西，弄好之后，就去附近的超市买吃的。祖宗回来的时候，我正穿着新买的睡衣坐在沙发上吃提子，看电视。

他脸有点红，脱下外套，坐在我旁边拉领带，“晚上吃饭了吗？”

我帮他解开领带，指指茶几上一堆乱七八糟的零食，“那些就是。”

他翻了个白眼，“你是不是想告诉我，如果不给你请一个会做饭的保姆，你就把自己饿死？”

这就是祖宗，说翻脸就翻脸，我不敢招他，特乖巧地问：“要不要喝杯茶？我今天刚买的。”

“好，来一杯。”他双臂一伸靠在沙发背上，用手揉太阳穴。

我倒了一杯茶给他，他喝了一口，点点头，“还成……”

我坐在他旁边，像个小丫鬟似的给他递茶水，揉太阳穴，这会儿才知道，原来这情妇也不是那么好当的，比在场子里还累。

我那会儿特佩服那些职业情妇，真的，佩服极了。

人家那神经都是什么做的？坐台小姐还有喘口气的时候呢，她们一天二十四小时看着老板的脸色连番工作，也不觉得累？太神奇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那段情妇生涯的日子不算长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却好像过了很久很久，不对，应该说，就像上辈子的事一样，它跟我前辈子无关，跟我下辈子没有联系，那完全是一段独立的人生。

说句良心话，祖宗对我算不错。当然，你不能指望他天天哄着我，估计就是个仙女在他那儿都没那个待遇。

但是我能感觉到，他挺在乎我。他脾气不算好，没耐心，又混账，总是说不到几句就翻脸。但是我能感觉到，在我身上他挺用心，这种用心不是在物质上，而是他比较照顾我的情绪。说真的，对他这样的人来，真挺不容易的。

因为他很有钱，可以随手甩给我很多东西，可那说明不了什么。但是如果他在乎我是否开心，那就说明，他是真的关心我。

那段时间我的状态挺差，我总是做恶梦，梦见西子，梦见她惨死在床上，梦见她在叫我，问我为什么不救她，梦见自己变成了西子，然后从梦中惊醒。

祖宗晚上在的时候，他会搂着我，告诉我不要怕，不过是一场梦。我抱着他的胳膊，害怕得浑身发抖。我讨厌自己这样，可他越是哄我，我越是害怕。

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，一个人在黑暗中看着他的脸。有时候我会酸溜溜的，想把他的样子记在自己的脑子里，可我又告诉自己，我必须忘了他。

因为总是睡不好，我也没有胃口吃饭，只要他不在，我就记不住自己到底吃没吃过东西。后来他还是请了一个保姆来给我做饭，还不耐烦的说从没见过这样的女人，太不省心了。

他有时候过来，身上带着别的女人的香水味。我伺候他脱衣服，陪他洗澡，跟他做爱。我从来不问，但我会感到失落，会觉得伤心。尤其是干那事的时候，心疼得跟裂开一样。

可是我不敢哭，因为我不能让他知道，我学会了嫉妒，我开始变得贪心，我希望他只属于我一个人。

但是我心里清白，他永远不会是我的，而我的身子却是属于他的。

这不公平，但是，就跟以前在场子里一样，我没资格跟他要公平。

我越来越焦躁，我很想早点离开这儿，过户手续办好了，中介却告诉我，因为那栋别墅死过人，短时间内很难脱手，得等那件事淡了，才能卖出去。

我问他们，得等多久？

他们说，起码得小半年，还得看情况。

我听了之后可真绝望。半年？半年之后我还会喘气吗？

我办那些事的时候，都是背着祖宗的。我想过要告诉他，告诉他我的决定，我要走，我要离开他，不得不离开他。可是每次看着他的脸，我就变得很没出息，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可他是一个敏锐得有点吓人的祖宗，后来慢慢的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出了什么，他有时候在外面的时候，也会给我打电话，问我在哪儿？在干什么？

这让我有点紧张，好像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。

后来有一次，他抱着我半开玩笑地问：“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？怎么这段时间总跟我少心没肝的。”

我说：“是啊，你现在才知道啊？”

他乐了，说：“他有我好吗？有我厉害吗？”

我转过身搂着他说：“没有你好，也没你厉害，所以我把他甩了。”

祖宗笑了笑，说：“小如，你要好好的，我要你一直陪着我，你明白吗？”

祖宗当时的语气很平常，话的内容也很平常，但我总觉得他是话里有话，可转念一想，又觉得是我自己做贼心虚。

我不认为祖宗是真的怀疑我在外面有人，可我担心他看出点什么，他的那双眼睛，有时候就跟X光射线似的，太TM有透视眼了。

如果真是那样，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了，来得干脆点。可就在我磨磨唧唧，想说又不敢说的时候，一场灾难忽然砸在我头上，砸得我差点背过气去。

那时候已经是八月份了，北京的“桑拿天”真让人受不了，我恨不得天天留在别墅里吹冷气。

祖宗也不喜欢这样的天气，说想带我出去避暑。我说好。他说想去国外，我说好。他说巴厘岛不错，空气好，风景靓，美女如云，我也说好。

总之，那段时间无论他说什么，我都说好。

他要我一直陪着他，我不知道这个“一直”的有效期是多久，但是我知道，我等不到了。我没法等他腻味了我，在我屁股上踹一脚让我滚蛋的时候，我再离开他，那就太晚了。

但是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我是真的想让他高兴。我当时的计划是，等我们旅游回来，我就跟他摊牌。

可我没想到，这个时间居然提前来了。

接下来发生的是一段不太快乐的回忆，没有血雨腥风，但是对我来说也差不多了。

各位朋友，别怪我矫情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怕大家说我吊胃口，所以我交代了一下，我跟祖宗当时是因为什么闹翻的。

相信大家也猜到了，就是因为我卖房子的事，我一直都没跟他说。

当时我们闹的很厉害，至于到底什么状况，明天再说吧，今天讲了很多，我累了，相信大家也看累了。

各位朋友，祝你们好梦。

今天不多说了，咱们直接入正题吧。如大家所料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跟大家讲述这个故事了。

再过一段时间，我会离开这个城市，找另外一个地方长期落脚，断绝之前所有的联系，重新生活。

也希望大家看过这个故事之后，就忘了吧。因为它只是一个曾经犯下错误的女人，在自我救赎的过程。

希望朋友们不要因为我而把这个世界想的过于黑暗，当然，它也的确不如你我最初所想的那般美好。

那天祖宗回来的特别早，说新开了一家西餐厅，菜挺地道，要带我去试试。他每次带我出去吃饭的时候都不避讳，不管那地方人多人少。

开始我还觉得挺奇怪，就问过他：“你就不怕被记者或是其他人看到，把咱们俩曝光吗？”

祖宗嗤之以鼻，“谁闲得没事成天盯着你？再说谁敢曝？你以为我是那种土大款的傻B二世祖，由着他们写？记者没领导吗？你还真当他们是无冕之王？”

一句话刺的我没动静了。

我那时刚从外面回来，一身都是汗，我跟他说，我去冲个凉再出去。他有点不耐烦，让我快点。

我那天洗得时间不长，就打了个泡沫冲了一遍，可等我裹着浴巾出来的时候，看到祖宗拿着我的手机，坐在卧室的沙发上，冷冰冰地看着我。

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面上还强颜欢笑，“不是说在楼下等吗？你怎么上来了？”

祖宗把我的手机扔在床上，说：“房产中介刚才给你打电话，是我接的，这怎么回事？跟我说说吧。”

我当时就知道完了，这件事偏偏以这样的方式揭开，真是倒霉到家了。

“其实我想过要告诉你，只是没找着合适的机会。”

祖宗点了根烟，冷笑一声，“那你觉得什么时候才合适？等你拎包上了飞机，再打个电话跟我说拜拜？小如，是不是我最近太惯着你了，你他妈都不知道你是谁了？”

他说着就走过来，抓住我的头发，把头拖到床上，自己坐在我对面，“来吧，咱俩现在谈谈，我看你也折腾了挺长时间了，现在跟我说说，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我觉得自己有点发抖，因为他的表情特别恐怖，这让我觉得危险。说真的，这是他的房子，他的地方，他的地盘他做主。我一个外来闲散人员，没亲没故没朋友，他就是弄死我，我变成鬼都没处哭去。

可我必须得说了，已经瞒不下去了，我说：“我想把房子卖了，就离开这儿……”

祖宗伸手就给了我一巴掌，特平静地看着我，“我没听清楚，再说一遍。”

我看着他，我记得这是他第二次打我（除去没弄清楚那次不算），第一次是在浴室里，我当时狠狠踹了他一脚，把他踹急了，他回手扇了我一巴掌。

那时候我们还不是很熟，那也不是我第一次挨巴掌，但过去那些巴掌只扇在我脸上，没打在我心上。

可是这一次，我的脸不是很疼，可我的心疼了。

我忽然不害怕了，我豁出去了，我看着他的眼睛说：“我要离开这儿……”

啪！祖宗又甩了我一巴掌，比上一个用力多了，“我还是没听清楚，再说一遍。”

“我说我要走，我要离开你，你他妈的听清楚没有！”

我当时真是疯了，觉得血直往头上涌，什么都不怕了，什么都不在乎了。祖宗又狠狠抽了我一巴掌，这一下真狠，我倒在床上，耳朵很疼，我真怕他给我扇聋了。

接下来会怎么样？强暴？用皮带抽我？关我禁闭？不给我饭吃？所有可怕的想法一块涌了上来。

可祖宗没那么做，他来了个更直接的。他直接骑在我身上，掐住我的脖子。我喘不上气来，当时害怕极了，真的害怕极了。这时候才知道自己刚才的行为有多白痴，我也太自我感觉良好了。

刚才说两句软话哄哄他多好，为了那三分钟热血，就把我的小命搭上，太不值了。

可他并没有想掐死我，他只是卡着我的脖子，阴狠狠地对着我说：“都说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。你可真对得起这句话！你行啊，现在手里有点小钱了，妈的说话底气都足了。我问问你，你那房子上保险了吗？就不怕被人一把火烧了？你就不怕被人劫了，弄个人财两空？要是那时候，有人在你这小脸蛋上顺便划几刀，你那点钱够整容的吗？”

我被他掐得直伸舌头，他松开手，指着我的鼻子，“你他妈给我听着！我能捧着，就能踩死你，妈的！用脑子好好想想吧！”

祖宗说完就走了，走的时候还不忘把我的手机拿走。我在床上咳嗽了很久，才一点一点的起来，我走进浴室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，他只可着一边扇，所以给我弄了个阴阳脸。半边脸啥事没有，另外半边肿得吓人，都能看到指印。

我觉得嘴里有点甜，用杯子接水漱了漱口，吐出来的都是红的。用舌头一舔，原来是他扇我的时候，牙齿磕到腮帮子了。

我回到床上躺着，最开始心里空空的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到了后半夜，脑子就停不下来了，总是转出很多东西。

说真的，我当时不担心祖宗会找人毁我的容，或者是轮了我。他混账归混账，但还不至于那么坏。可我担心他会去烧我的房子，这他绝对干得出来。

我忽然想打个电话，虽然不知道打给谁。可我拿起卧室的座机的时候，才知道，他把电话掐了。

第二天我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小保姆叫我起来吃饭，她告诉我家里来了几个人，说是保安公司的。

我脑子里闪出一个词，非法禁锢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祖宗走了，因为生意上的事，他去外地了，没说什么时候回来。可我不知道，他是真出差了，还是不愿意搭理我了，留我在家自己反省。

我当时觉得他可真是神人，扣手机，掐电话，断网线，聘保安，这一套活儿做得相当地道，跟行云流水似的，干坏事的同时，还没忘了工作。

我服了，我TM彻底服了。

他走了，我心里反而安静了，也不再焦躁了。每天就在他的别墅里呆着，那儿都不去，吃饭都是那几个人叫外面送过来。

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请来的那几个所谓的“保安”，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别墅一层的客房成了他们的工作室和休息室，24小时轮番站岗。天天西服领带，精神抖擞，有个风吹草动就一惊一乍，看着特专业。

他们的头跟我说，我要是想出去转转也可以，不过必须得有人跟着，而且不能走出别墅区。

我说，那我还出去个屁？

他只冲我乐，不说话，弄得我想找人吵架都吵不起来。

祖宗有时候也会电话过来，打到保安那儿，再由保安把电话给我。问的都是一些家常问题，吃饭了吗？睡觉了吗？干什么呢？

我回答的也就是那些，吃饭了，睡觉了，看电视呢。

他的语气很平常，我回答的也很平常。那天发生的事，我们俩谁都没提，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

有些事情就是这样，一个不说，一个不提，大家都端着。但是问题依然存在，不是你装着没事就能解决得了的。

所以后来有一次，祖宗在电话里说，他再过几天就回来了，问我想好了吗？

我说，我想好了，等你回来我就告诉你。

那次他走了一个多月，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快到秋天了。

他进门的时候，那几个人就撤了，我在他脸上看到了一种疲惫，这是从没有过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意不顺利的关系。

我问他，需不需要给他放洗澡水，他说不用，只想冲个凉。

我照例伺候他脱衣服，他洗澡的时候说没有浴液了，我在门口给他递了一瓶，他就把我和浴液一块拽了进去。

我的睡裙被水打湿了，真丝睡裙，他用手嘶的一声，就给我扯成了两半。身子下边跟着一疼，他那个东西硬硬的就挤了进来。

祖宗其实是一个挺矫情的人，这一点我开始没发现，后来才察觉到。比如，他有话从来不会好好跟我说，总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再比如，他那天回来话都没跟我正经说一句，就按着我做活塞运动。

我被他压在玻璃壁上，又被他按在浴室的地砖上，后来又被他扔回床上。身子一直没松开，紧得跟什么似的。我用手搂着他的背，低声下气地说：“别这么用力，疼……”

祖宗在我头顶冷笑一声，“你他妈还知道疼？我弄死你算了！”

我这才知道，原来这是秋后算账。

我什么都没再说，搂着他的后背心里盘算着，怎么才能让自己好受点，让他温柔点。可越想就越觉得难过，一种行至末路的难过，好像看到了一个结局一样。

那天完事后，他坐在床头吸烟，脸上还是那种疲惫，不像是身体上的，或许是精神上的，我也弄不清楚。我趴在床上看着他，我想开口说点什么，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

最后，他吐了烟圈，先开了口，“跟我说说吧，你怎么想的？”

我拉着被子坐起来，跟他并排靠在床头，我觉得只有这样我才能跟他好好说句话，才觉得我们是平等的。

我对他说：“我不是故意瞒着你，找中介卖房子的时候，我真的想过告诉你，就是不知道……”

祖宗不耐烦地打断我，“小如，我他妈真不明白，你总是瞎折腾什么？我对你不好吗？我让你受委屈了？还是我天天虐待你，让你受不了了？你总把自己弄得跟苦菜花似的，演给谁看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“都没有，你对我挺好，没有委屈我，也没有虐待我。但是……我却越来越受不了你这种好。跟你在一起我压力很大，我不知道你能对我好多久。你每次生气我都很害怕，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……自己还在场子里，你还是我的客人，我还在对着你卖笑……”

我那天不知道怎么了，口才变得特别好，说了一大堆话，每一句都特矫情，祖宗一直没吱声，一边抽烟，一边静静听着。

我越说越难过，眼泪自己就流了出来，我擦了擦眼泪接着说：“我知道我身上吸引你的是什么，我不像其他女孩那么待见你，我也爱钱，可我不会去奢求不属于我的东西，我又特别怕你，这一切都让你觉得好玩，觉得新鲜，觉得刺激。你可能还觉得，自己是个王子，而我是落难的灰姑娘。你沉迷在这个游戏里，你玩得乐此不疲。坦白说，我也曾经这样。你给我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很过瘾，很刺激，包括跟你在床上。可游戏就是游戏，总有玩不下去的一天。”

我看着祖宗的侧脸，他还在抽烟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，我接着说：“你有句话说的对，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。所以像我们这号人，就不该对男人有感情。不是不想有，是没资格有。你对我说过，养情妇还不如养条狗，可你又养着我？你每次来按着我干那事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我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呢？你把我放在这么漂亮的房子里，供我吃供我穿，你自己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我不敢说，不敢问，因为我没资格。我是你的什么人呢？你养的情妇，一个只属于你的妓女，一个靠着你的施舍过日子的女人罢了。你现在觉得新鲜，那是因为你的瘾还没过够，你的王子梦还没有醒。可你早晚有醒过来的那一天，对吧？所以我就想，与其等你腻味了我，还不如我先离开你。否则，西子的今天，可能就是我的明天了。如果我死了，或是疯了，你就是给我再多的钱，又有什么意义？”

这番长篇大论说得我筋疲力尽，好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。我像个孩子一样抱着自己的膝盖，我觉得冷，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，可我尽力了。

祖宗捻了捻香烟，脸上的表情很平静，又深沉又平静，他对我说：“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念台词呢，劲儿劲儿的。说你傻，你TM比谁都精。你说得对，这是一场游戏，是游戏都有结束的时候。可是……”

他忽然揪住我的头发，特阴沉地跟我说：“什么时候结束，怎么结束，是由我说了算，而不是你，你明白吗？”

我当时特没出息，我含着眼泪看着他。

他这句话的意思我懂，说白了，他是祖宗，他是天，他是爷，他才是有资格发号施令的那一个。他牛B的身份决定了，他腻味了他可以甩我，但是我没资格甩他。

这不公平，但是你没法跟这样的人要公平，尤其在那种时候。

他也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我还没有硬气到明明知道他就要动真火了，还敢跟他顶牛的地步。

我最后只能点点头，“我明白了……”

他拍拍我的脸，对我说：“今天好好睡，明天有的你忙。”

明天有的我忙？我忙什么？我不明白他的意思。祖宗却不再搭理我了，他关了灯就躺下了。

我盖好被子，脑子里乱乱的，祖宗却在这个时候，从背后抱住我。我以为他想做，可是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用这个姿势抱着我。

这让我想起了一部爱情电影，可惜名字想不起来了，但我记得，好像是一部悲剧。

他的身子很暖，胸膛很宽，一伸手臂就能将我整个搂住。我们光着身子抱起一起，他的手就放在我的胸口上，不像是抚摸，而是在倾听。我抱着他的手臂慢慢睡着了，那种感觉很坦实，很温暖。

这是我跟他过得最不平静的一晚，也是最平静的一晚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刚睁开眼睛，祖宗就对我说：“收拾好你的东西，滚吧。”

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坐起来，傻乎乎地看着他，“你说啥？”

“我说结束了，你拿好自己的东西，有多远就给我滚多远。”

这样就行了？之前折腾成那样，都差点血雨腥风了，结束的时候却这么简单？他一句滚蛋就完了？我可真有点不适应。

我赶紧坐起来，在他面前穿好衣服，拿出旅行箱，将我的衣服，鞋子，化妆品一件件放进去。

我带来的东西本来就不多，跟他这几个月，他也没送我什么，再说就算送了我也不敢带

走，是不是？

就在我拖着箱子要走的时候，祖宗忽然说：“小如，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养着你的吗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摇摇头，“不知道。”

“是那次在包厢外面，我看到你被人打，当时我的脑子一下就乱了，就跟我现在一样。”

“啊？”这是什么意思？

“小如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对你，我真的挺用心的。所以那天，我才会那么生气。可能你觉得还不够好，可我没法给你更多了。我不可能跟你结婚，这个你知道。这一个月，我也很不开心，人人都看出来我心不在焉，所以什么都谈不成。而在我那时候才发现，我对你的关注……似乎太多了。可能就像你说的，这是一场游戏，而现在……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。”

他指了指门口，“走吧，出了这个门口，你就给我滚得远远的，别再让我看到你。”

就这样，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，我拎着皮箱，迈着矫健的步伐，奔向我向往已久的自由。

我感觉自己好像经历一场漫长而艰辛的战役，而现在，我全身而退了。

我回到西子留给我的房子，如我当初所想的那样。我离开了一个我最后都没弄清楚，他是否爱过我，而我是否爱过他的男人。

我不执着于追求真相，因为没有意义。

那段时间，我变成了一个脑袋空空，无所事事的人，每天除了上网，逛街，回忆，思念，就是等待。等着把房子卖出去，等着离开这儿，等着把自己从过去的生活中解救出来。

祖宗再也没有找过我，我也没找过他。那段时间，我感觉自己好像丧失了关于他的记忆，他对我来说，就像是上辈子的事。

可上辈子有他吗？

十一月份的时候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我记得当时的新闻说寒潮很厉害，我天天缩在房子里不愿意出去。

忽然有一天，南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他问我要西子的照片，说他跟西子从没照过相，想要一张留个纪念。

我在心里冷笑，你不是有她的照片吗？怎么，现在不敢看了？

我告诉他，我没有。

南的语气很低沉，他有点伤心的说：“小如，我到现在都不明白，她为什么要那样？她那时候明明就好了，还跟我说，想给我生个孩子，跟她的姓就行。怎么突然就……”

我很惊讶，他的语气不像是说谎，再说他也没有必要骗我。我忽然发现，或许是我一直误会了南？他并没有带西子去那种秘密会所？

那西子为什么要自杀呢？

我对南说：“要么是你逼死了她，要么是她的绝望逼死了自己。不管答案是什么，人已经死了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了。”

南听了之后沉默了，接着就挂断了电话。

十二月份的时候，我接到的中介的电话，告诉我卖房子的事有眉目了，我那时才发现，原来西子走了已经快半年了。

半年，180多天，时间不算久，我却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。

我那时候只想离开，我不再执着于西子自杀的真相，因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可是，当我一个人静下来，我还是会想起他们，想起西子，想起南，想起祖宗。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所以我写下这些文字，用这样的方式来忘却和怀念，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忘却和怀念。

我记得我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天还在下雪，我一个人拎着行李箱去飞机场，下出租车进航站楼的时候，还回头看了看北京的天空，灰色的天空，真的很伤感。

忽然想起过去在场子里听到的一句歪诗，京城如此多娇，引无数美女尽折腰。

折腰？那就是死了吧？

西子死了，她永远留在这儿了。我没有死，所以我要走了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，在我离开之前，祖宗给我发了一个短信，只有短短几句话：你选择了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离开了我，所以你最好滚得远远的，一辈子别回来，一辈子别让我再看见你。

他让我滚得远远的，可是为什么？我看到这几句话，却总是觉得，他是在让我回去，他在向我招手，他说他很寂寞，很孤独，他要我陪着他，永远永远的陪着他……

我的心忽然疼得像刀绞一样，我疼得喘不过气来。

我当时没有回他，因为我不敢告诉他，其实我当初走的时候，带走了他一样东西，一样很重要的东西。

可是我没有留下它，在北京的时候就拿掉了。

我没有留下那个孩子，就像孩子的父亲永远不会承认他的身份一样。我也不可能再回那栋别墅，就像他无法给我一个体面的身份和光明的未来一样。

游戏结束了，就该散场了，而我们，也该各奔天涯了。

可是，我还记得他的笑容，他第一次对我露出的笑容。

他笑得那么真实，真实得……让人心疼……

只是，再也不会有了。

我忽然想起来，那天在灵堂，我对着西子依然美丽的脸，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，那时的我是那么脆弱。

而现在，我想对天上的西子说：

西子，我写下这些文字，是为了纪念你，纪念我们那段相濡以沫的过去。

我走了，我已经离开那儿了，我没有继续留在北京，因为这里到处都是你的声音。我总是听见你在叫我，叫我离开，叫我放手，叫我不要执着过去，叫我去寻找新的生活。

我过去从没想过，我后半生应该如何渡过。

从未想过自己为什么要活着，活得是否快乐。

可是你的死让我清醒了，让我越来越珍爱自己，让我找到了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。

西子，想到这儿，我忽然觉得我不再为你伤心了，因为你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——自由和尊严。

而我，也要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寻找生活的意义。

朋友们，就这样吧，我跟西子的故事，到这儿就结束了。

我不想再写了，也写不下去了。

或许你们认为这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或许你们认为这是一个现实故事，或许你们认为这是一个坐台女对这个世界的控诉和鞭挞。

我想说的是，它只是一个故事而已，一个随时会在你们身边发生，或许正在发生的故事。

你认为是真的，那就是真的。你认为是假的，它就是假的。

这些对我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我讲完了，我的心很疼，我的眼泪已经落在了我的手

公众号【老庄日记】整理发布，更多好书好文都在公众号免费分享，欢迎关注

背上，落在了键盘上。

虽然我们都是陌生人，虽然你们看不到我，但是倾诉的过程也并不轻松。

很多时候，我有一种被人扒光了，示众人前的感觉。

我很庆幸，我还有这样的力气将那些往事说出来。

而现在，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回忆和跋涉，我解脱了。

其实早就想过，把西子的别墅买了换来的那些钱捐一部分出去，捐给希望工程，或者其他什么公益机构。

只是这段时间过得太混乱了，还没来得及想那些事，我想接下来，我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

感谢朋友们这段时间给我的安慰和鼓励，如果说，在我跟过去的自己说再见之前，还能感觉到些许温暖的话，那是你们给我的。

所以，在曲终人散的时候，我真心的祝愿你们，祝愿你们幸福，永远幸福……



老庄个人微信：BAJIUGUIYI